

卷之三

三

古今攷卷之三十二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牛人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二百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告報反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涖噐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紫陽方氏曰此官牧人在前克人在後牧人掌牧六牲徒正四十人此

專養牛却徒二百人牧人中既言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皆曰毛之凡祭祀犧牲以授充人則牛人一官又理會祭祀享牛求牛似乎重疊彼陽祀用騂牲之純色則南郊祭天及宗廟康成之言是矣此言享牛康成謂之獻所以祭求牛明日繹祭之凡國之牛無不求則公牛二字贅賓客謂諸侯也牢祭以為殮饗積膳以為王國五積之積饗食賓射膳羞之牛與上文牛何異康成注王之膳羞亦由此王日一舉之太牢也或詳書或不書犒牛奠牛兵車之牛固不一小有司之事哢哢聒聒職人當作楫謂之棧可以繫牛牽傍在轅外牽在前傍在傍去聲互謂為衡之屬盆簋皆器名簋音老盆所盛血簋受肉籠也此殺牲之後也然則其所設官重三疊兩小小有

司之事一一煩記之纖悉非周公之書也以授職人而芻之非古文也牧馬春分而野之秋分而廡之家牧牛晝放夜欄匈奴不然一切放之山谷曰谷量牛馬此之牧人六官牛人六官充人二官六官者分六處牧養乎充人掌繫牲而芻人亦二官牲固不勝其多然予謂周官一書不如漢書公卿百官表先敘三公次序六卿小有司具其下至簡不煩如唐六典神宗官制皆贅也

充人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紫陽方氏曰充人之官微而贅祀五帝周以前無之別當庸辯

取火自燧人始庖牲自伏羲始畫卦重卦皆庖犧

尚書太傅曰燧人為燧皇以火紀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庖生為熟令人無腹疾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風姓也蛇身人首燧人氏沒庖犧繼之稱太昊都陳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故號曰庖犧氏是為犧皇後世音繆故或云伏犧或謂之宓犧一解云處以處為宓古伏字後誤○劉恕通鑑外紀庖犧氏取犧牲以充庖厨造八卦始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因而重之爻象備矣作為網罟以佃以漁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紫陽方氏曰書燧人以取火也有火而後可庖牲也包犧氏取犧牲犧專指牛然左傳雞憚為犧自斷其尾又韻書犧純牛色也韻云三牲牛羊豕而皆牲然周禮六牲馬牛羊豕犬雞皆牲也書

八卦者見畫與重皆始伏羲也文字不妨互見也書網罟見所取不但馬牛羊豕又有野獸也書儷皮殺獸則有皮也此上古聖人之有天下而為萬世法者佛氏立不殺之說愚民誣世也

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字數

韻書馬部二百二十七字馬武獸也影櫛文鬻古文

人罕用

馬乎

權切馬一歲鬲人喻切馬縣足鬲知立切今作繫爾雅甚詳

牛部百四十四字牛大牡也牡莫后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牝毗忍切畜母書牝雞之晨詩雄狐綏綏互用特牡牛父又獨犢牛子拴體完也牢牲備又堅也牟牛鳴

羊部八十七字羊豕屬也此注未然蓋羊鳴美亡鄙切韻書切字亡音忙今讀曰忘美人美物從羊

豕部八十字豕豬豨之總名而古文豪從豕也猪毛如筭豨別豕子豚櫓文彘字在彡部居列切彙類也無人用豕字從彡他類切

犬部一百六十三字犬狗屬止禦從臭古役切犬視却不是臭字嗅又切香臭總稱犬逐獸而知其迹故字從犬

鳥部二百四十字雞知時鳥又作雞又有隹部七十五字亦鳥也之惟切鳥短尾總名雅雀雉雛雄皆從隹而有此雞字此下注曰司晨鳥關關雉鳩之雉七俞切在此而雜字難字雉字集字隻字皆從隹難訓不易有此鳥

紫陽方氏曰此六牲六部字博學能盡知其所從來未之見也讀書作文略貴識字鳥之為物前古多稱百獸百鳥鳥部隹部

四百餘字則鳥之類不止於一二百種也麒麟瑞獸也在鹿部鳳皇惟鳳字在鳥部燕自作一部以鷺字為俗字

用特自舜典始 一牛曰特 豕馬皆曰特

舜典歸格于藝祖用特若言禴則考亦特一牛○史記五帝本紀舜歸至于祖禴廟用特牛○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儀禮特牲饋食禮○周禮凡馬特居四之乙佚特攻特○紫陽方氏曰書舜典用特此古書用牛祭宗廟之始也一牛曰特孔注也史記無注而祖下添一禴字古書言祖則兼禴矣互文也禮記郊特牲不注特字亦是一牛之義儀禮特牲饋食禮乃是諸侯之士以一豕祭先則豕亦曰特也周禮馬官之特乃馬之牡者亦曰特然則牛也馬也豕也皆可稱特

舜典受終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乃覲四岳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紫陽方氏曰此
祭祀類禋柴望之始也孔安國傳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
及五帝回疑類字解未是正文無五帝字但曰上帝漢始祀五
帝孔安國傳魏晉間人偽為之引漢事注尚書上帝之下添五
帝非也精意以享謂之禋六宗之說諸儒不同容他攷詳之別
見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皆望祭之群神謂丘陵墳衍古聖
賢皆祭之回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出周禮孔安國武帝
時人劉歆哀平時人安得安國預引劉歆書注尚書此所以知
安國傳之誤也訓柴則曰燔柴祭天告至不言牲幣訓望秩于
山川則曰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

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回謂天子祭無不用牛牲此傳始見
五岳四瀆山林川澤群小祀之牲名數未詳

高宗彤日不言牲泰誓犧牲粢盛

高宗彤日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祀無
豐于昵○微子之命父師少師父師若曰天毒降災沈酗于酒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餼無災孔傳自来而取
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噐實曰用盜天地宗廟
牲用相容將食之○泰誓上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
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泰誓下郊社不修
宗廟不享○紫陽方氏曰夫郊社宗廟之禮俱廢而民盜攘其
牲牲食之不亡何待

周武王柴望先祀周廟

武成武王歸馬放牛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孔傳曰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紫陽方氏曰郊天之前先祭廟其來遠矣此亦未見牲幣之數

召誥卜洛牛羊豕之數

召誥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於巳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廟先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

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三月五日召公至洛越三日庚戌太保攻位于洛汭今洛水北河南城也越五日甲寅位成位洛邑之始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孔傳於乙卯三日用牲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又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以為稷社稷共牢○紫陽方氏曰此周公召公共營洛邑之初之祭也二月召公相宅三月丙午朏至乙卯成王與周公同至洛三月十二日也丁巳三月十四日也周公用牲于郊牛二

戊午社于新邑牛一豕一三月十五日也詳偽孔傳所解似俱不然其說曰告立郊位告立社稷之位已似未當回謂祭天以告遷都在三月十四日祭地以告遷都在三月十五日非告郊位也亦非告社稷之位也何以言之新邑未有宗廟則不告廟而且告天地也此一可疑也借曰告郊位則郊有南郊北郊告南郊之位乎告北郊之位乎周法左宗廟在王宮門內之左七廟南向右社稷在王宮門內之右北向何以告立社稷之位而不告立宗廟之位乎此二可疑也成王年十三即位周公攝政歲在丙戌通鑑外紀何許紀年圖皆同六年辛卯周公制禮作樂說者謂成王即位之後方始頒行此年壬辰未見得周公即以后稷配天孔傳謂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

豕羊豕不見可知孔傳自是偽作正經無之而解經自立一說以二牛為一天一稷稷又有羊豕果何所據洛陽在此年末周公猶告成王肇稱殷禮於是遽用新禮以后稷配新邑告立郊位之禮其果然乎此三可疑也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圜丘方丘鄭玄分為四祭陳祥道合為二祭周禮陽祀用騂牲祭天騂犢也陰祀用黝牲謂祭地北郊及社稷祭地其牲黑亦蠶粟而社稷太牢則用牛豕羊然古人多以郊社對言杜佑通典不言祭地之禮如何周禮大宗伯言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祭地但以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對天帝及日月星辰風雨師此回所謂古人多以社對郊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此則以地祇對天神注地祇所祭於北郊及社稷而

通典乃於祭社稷之中入大司樂地祇之禮其禮三獻取血先
瘞次禮神於王尸前薦爛及籩豆王酌獻尸為朝踐一獻薦熟
宗伯亞獻尸食訖賓長酌尸三獻不如祭天七獻之詳回竊謂
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其說甚遠杜佑乃以祭地祇之禮混於祭
社稷之中故或者謂社即是祭地回謂此之牛一豕一羊一不
過祭地祇以告遷都其牛二者不過祭天神以告遷都二牛之
說回竊疑古祭天用一赤犢燔之於柴之上矣後來正祭薦熟
別用何牲意者更有一牛與羊豕不然則所謂郊禘之事有全
蒸者全體一牲已焚之矣祭尸薦熟之俎用何物乎若大禮冬
至之郊以后稷配則后稷自別有牛羊豕而亦當立二尸二主
乎噫古禮之難攷也久矣而又鄭杜子春周禮不同康成禮記

儀禮自不同為孔安國書傳注尤多非易王弼韓康注雜考
學者白首窮經未易卒了也

孔傳社稷別有一說

紫陽方氏曰經文言用牲于郊牛二正義謂告天不言告地則
牛二者一以用之於地乎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正義謂告
社不言告稷而孔傳添稷在中皆互相見從省文亦告廟但不
言耳皆省文然孔傳以勾龍為社后稷為稷本左傳魯語祭法
若孝經及漢儒則謂社后土之神稷穀之神勾龍后稷人之神
為配耳其說不同如此

孔傳社稷共牢無據

紫陽方氏曰孔傳社稷共牢正義謂經無明說郊特牲社稷太

牢二神共言故孔謂社稷共牢通典引王制天子祭社稷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不言其數回謂社稷之說畧一日二神二日四神社壇稷壇近制為兩同一牛羊豕可乎是必各一牛一羊一豕也近世群祭社有二壇一曰稷各用一羊一豕但三獻古之禮盡廢惟社稷之祭春秋二仲二戌學校釋奠春秋二丁皆用羊豕三獻此為古禮而天地宗廟郊祀明堂人主之祭亦不過三獻而已則非古禮矣所以社稷共牢孔傳無據祭天燔柴薦血腥薦熟之疑

紫陽方氏曰郊禘之事有全胥回前已書之謂郊於天禘於廟所殺牲四體俱全而不解剖之也康成以全胥為豚解無體則全為回已辯之矣陽祀用騂牲回前已書之所謂騂牲者

特也而色赤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則犢也郊特牲特一牲也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注養牲必養二也然用則一而已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通典曰牲用一犢而周公卜洛乃曰用牲于郊牛二孔傳偽撰之文謂一牛后稷配天之牛也然則祭天之犢一牛而已一牛全胥不解割則焚之之後所謂牲入所謂薦血腥薦熟乃用何等牲乎通典七獻之文回謹條書之而具所疑于后

據通典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商人禘魯而郊冥回謂此禮記之文漢儒所云大抵難信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乃廟祭也鄭玄冬至祀天園丘為禘決然非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

灌地以降神也宗廟有灌祭天無灌禘廟祭也故有灌使其為
祭天則何灌之有爾雅釋天曰禘天祭也惑於漢儒鄭玄等妄
說耳

據通典周制大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又大宗伯
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回謂大宗伯在前曰以禋禮祀昊天
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飆師雨師注禋
之言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升煙師仲云實柴實牛
柴上康成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帝又曰祀五
帝亦用實柴之禮回謂以圜丘與禋祀實柴禋燎合為一祭康
成之說也杜佑因而從之然分為三則禋也柴也燎也三其牛
而燔之乎天用犢日月星辰風雨師同時祭乎異時祭乎各燔

一牛可用犢乎康成又添五帝實柴則祭天之時五帝回祭乎
別自祭五帝乎五帝又用五犢乎如此則用八牛也但用一犢
則以一天而包五帝日月風雨之神雖四而實一乎大可疑也
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次第列太簇姑射
蕤賓夷則無射而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云五變介物
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凡樂圜鍾為宮云冬至
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八
變地示皆出九變人鬼可得而禮康成謂此三者皆禘天祭也
天神則主北辰如此則又非天又非帝又非五帝乃天之北極
星地祇則主崑崙如此則非地之全體西域崑崙之山不在中
國何以謂之地示人神則主后稷如此則禘祭既以為祭天又

以為祭地又以為專祭后稷皆惑衆之言也康成又謂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復合樂而祭回攷之正義宗廟二裸七獻共為九獻祭天無裸七獻祭地無裸三獻今乃謂祭天地有裸可乎康成又謂此祭天圜丘以鬯配所以杜佑因之於此下文曰配以帝鬯而感生帝之祭始曰配以稷皆欺世誣民之論以祭天為禘祭已太繆矣謂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寶以后稷配天之天為感生帝康成之說出緯書決不足信而劉歆言六變以致天神地祇皆降皆出乃若白日見鬼可乎禮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有云齊之日及見其所為齊者先儒謂此之所見乃妄也人鬼殊塗祭而見齊而見白日見鬼可乎據通典六牲用一犢回謂牲用一犢即是特牲說有所據前已

書之但實牛柴上而燔之矣乃後復云牲入薦尸血腥薦熟何牲乎郊血二字亦說不分曉

據通典云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尸服亦然回謂此乃劉歆周禮司服之文王之吉服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文先儒解說並不分曉曰帝曰上帝曰昊天上帝曰皇天曰惟皇上帝一而已矣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一而已矣析天與帝而二之則有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也帝也其實亦一而已矣此乃周公為成王制禮作樂之事前代未之有也漢儒創五帝之說蓋自月令已有之而其所從來則自秦創西時祀白帝始司馬遷以為僭端見矣

事西方之白帝本無義理戎俗邪說至於四

時四帝尤妄矣漢高祖增黑時為五帝此事五帝漢儒耳口自始也幼學至壯惟見國家之禮如此豈敢非議故撰造古禮符同漢儀劉歆周禮亦其一也若但曰祀吴天上帝則大裘而冕引冬至園立為說則冬至天寒可以大裘矣附以祀五帝亦如之則雖曲為說而不通回敢一一辯之祀吴天上帝一犢王服大裘七獻則惟有吴天上帝一尸若五帝者同祭於一園立乎或用五尸乎別用五犢乎如此則鄭玄之六天也六帝也天豈有六乎若正如杜佑下文王者必五時迎氣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火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其郊則今之所傳月令猶存鄭玄注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周近郊五十里夏赤爍怒中央含樞紐秋白招拒冬協光紀杜佑因之曰各於其方

之郊去國五十里築方壇亦名曰大壇如此則是五時迎氣之祭五行之一氣非天帝之帝四月立夏七月立秋六月王土人主出五十里之郊服大裘而行禮不亦太燠乎玄服黑羔裘玄衣則冬至之服也五時皆可乎繁文皆不必辨大節俱已舛差况冕服之禮廢於秦不復於西漢而東漢明帝復之無大裘而冕無旒之事學者當可以一笑而置之可也且鄭玄以緯書所撰五帝五名如靈威仰赤爍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與夫耀鬼寶之異名北辰以藜吴天上帝政如緯書之名皆以三字曰含文嘉鈞命決援神契之類屢書不一書於箋注之間有同兒戲可謂假儒而杜佑祖襲其說亦不得為通儒也五帝別當詳辨

據通典云園丘禋祀配以帝嚳小字引禘嚳郊稷而引大宗伯注云園丘以嚳配之回按禮經經文曰禘嚳而郊稷乃是禘嚳於廟而非郊也郊稷者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左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之祖后稷也中居南向為太祖廟祖之所自出帝嚳也禘祭於廟則於太祖之廟西室東向嚳居中而以稷配之或謂但祭二位或謂群廟之主皆與朱文公與陳祥道其說不同此未暇論畢竟郊自禘自禘以郊為禘康成之曲說以帝嚳配園丘冬至之祭經無所見獨康成杜撰而杜佑飾說以從之

據通典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其壇名泰壇在國南五十里禮神之玉

用四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配以稷日用辛其配帝牲亦騂犢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所由生謂郊祭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鄭玄據春秋緯說蒼則靈威仰云黑則叶光紀皆用玉歲之正月郊祭之后稷配天配靈威仰也回謂感生帝古無此說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之言始云耳履跡吞卯吞茨固有之指定靈威仰以為周家感生之帝則決不然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思文后稷配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參三詩之說為杜佑並不通祈穀則又有夏祈穀左傳謂啓螯而郊龍見而雩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玄注以上辛郊祭天春秋傳曰郊祀后稷以祈穀元日乃正月旦日如何郊注上辛萬一正旦立春則迎

氣東郊與祈穀國南五十里同日兩祭乎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稷為祖以嚳為所自出禘之於廟其說無瑕此所謂因以祈穀國南太壇又非地上之圜丘用王之辨別當攷說杜佑附會康成以郊為禘以稷配太壇之感生帝回不敢從

據通典又王者必五時迎氣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方壇亦名太壇回謂今月令其文具存呂不韋之所為也而秦末帝天下未稱天子不見施行不知周家嘗行之乎若以周禮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附會曲說則立夏立秋六月土王之日天子不可衣裘又不知中央土之壇其地安

在此五壇之外有地上圜丘澤中方丘謂非人力又別有國南祈穀之太壇又有國中宮內右社稷之壇及六宗風雨師之壇不一而足然周禮中並無南郊北郊字惟鄭玄注有之禮記中有東西南北郊字在月令禮器中有南郊字所謂圜丘之南郊孝經緯始見之

據通典總論圜丘祭天之事其第一節曰掌次張氈案設皇邸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樂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回謂王親牽牲而殺之詩所謂執其鸞刀啓其血毛以刀割其左耳取其血與耳之毛以薦詩言廟祭於郊亦同然射人乃有王親射牲之語射至於豕漢武亦射牲以刀以射而說不同

據通典祭天第二節次則實牲醴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回按郊禘之事用全胥則牛不割也用一駢犢而薦血牲在燔牲之後則可疑禮器郊特牲兩言郊血則似以血為先薦者今杜佑以血腥之薦在此後則一駢犢之全體燔於柴矣別何所取牲乎鄭玄以豚解解體為全胥祭天之牲可七解乎必無是理回所以不容不辨○據通典祭天第三節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反牲尸入樂奏三夏回謂第一節王親牽牲而殺之第二節實牲體玉帛而燔之則所謂一駢犢者燔之矣此第三節所謂王反牲尸入果何牲乎得非周公相洛用牲于郊牛二其一薦腥而燔其一薦熟而享歟不容不疑敢問

據通典第四節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回謂此第四節薦血腥者果出何牲前一牲已燔矣所入之牲乃第二牲乎

據通典祭天七獻薦血腥之後為朝踐之獻王酌瓚爵泛齊獻尸一獻也大宗伯酌醴齊亞獻二獻也次薦熟于神前王酌盞齊大宗伯酌緹齊亞醑五獻也六獻也諸臣為賓末後一獻凡七獻也回謂饋食之禮薦熟天地宗廟皆有血腥爛熟第不知降神未入尸之前既已燔全體一犢後乃再有牲一則二牛乎不可不疑敢問

生民后稷配天之詩有口取牲以載有曰上帝居歆說者謂既以后稷有牛羊豕天唯一犢古禮難改鳥知祭天之饋食不用羊豕乎鳥知已燔一牲之後不以存牲取血腥乎

秦用駒犢羔數 三年一郊自秦始

紫陽方氏曰秦以四時祠上帝四仲之月駒四又有黃犢與羔各四生瘞埋無俎豆秦雖戎制禮亦必有本則喻乎此用牛羊豕犢或不以一秦無人主出郊之禮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旬拜於咸陽之旁通權一此乃後世三年一郊之祖

漢五時五帝之始漢親郊之始近世郊禮數事之非

通典曰漢高帝立二年東敗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此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

紫陽方氏曰此漢祀五帝之禮周禮五帝並係劉歆捏合偽尚書傳注五帝晉魏間人為之附會好時增添司馬遷五帝座之

說星家附會文帝始郊幸雍祠五時作渭陽五帝廟則時而又
有廟又立五帝壇新垣平誅乃不親祀一帝而五分之古無此
禮武帝即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亳人謬忌曰天神貴者
太一太一佐曰五帝而五時猶存太一壇三垓五帝壇環於其
下各如其方至此方見得天之一帝為太一而五方五行之氣
雖為帝但環壇下亦庶矣近世郊天必合祭地而並侑一祖三
宗共用六犢止於三獻主上一獻親王皇子亞獻三獻有薦腥
而無薦熟其鄭玄所謂北辰耀魄寶曰天皇太帝者尚存郊壇
第一獻李秀崑非之如此則七天七帝也而可乎

陳祥道論近世郊天之非

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齊國語曰郊禘其燹

大羹其器犧尊疏布纂禪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

記曰器用陶匏太宗伯人天神祭大示溢王營省掛鑊奉日登

盞記又曰以共上帝之染盛國語曰天子親奉郊禘之盛則郊

有簠簋其藉蒲越藁秸安藁秸之尚其樂歌黃鍾大簇奏大呂

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大常

其服大裘衮冕其措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而王北面示

北而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言祭祀之禮居

陰之義推此則圜丘之上王北向可知也記又曰大明主於西

郊王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設矣郊主猶王燕則主膳

夫王嫁女則主諸侯古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於尊而答

禮於卑也其禮不過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嚴上而已古

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則興廊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

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神於圜丘謂天好陰

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示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

圜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

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席有六

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駢駒龍馬一切多靡而匡衡劉向之徒

邪正異同之論蠶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

祭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

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儀禮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

禮隳廢殆盡良可悼也

血腥爛熟之異

孔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

熟注云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禘祭先王三

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熟而已正義云血腥
爛熟遠近備古今也者或血為遠腥次之爛稍近熟最近遠者
為古近為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凡郊天與大享三獻並有血
腥爛熟今所以各言者皇氏云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也
後設腥與爛熟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
與爛一時同薦凡薦爛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
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具也至正祭薦爛之時又薦血此
文具也若群小祀之屬惟有薦熟無血腥爛也以其神卑故耳
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皆皇氏之說義當然也又
曰血於人食為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爛漸近○紫陽
方氏曰血腥爛熟禮器郊特牲兩出正義皇氏此說謂據設之

先後一祭之中兼有此事郊特牲皇氏始謂郊血大饗腥三獻
爛一獻熟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坐之前也此說似是然天子
諸侯禮已不同天子有郊諸侯無之郊血與凡祭天地禘祫天
子之禮古已亡諸侯無郊丘禘祫惟祭社稷山川宗廟亦有血
薦三獻謂社稷五祀禮經本指天子以上古禮俱亡惟有一獻
熟乃卿大夫以下之禮今儀禮特牲饋食二篇是也凡祭之名
物多寡升降今人皆以此推之古之郊天祀地禘祭祫祭大享
明堂禴祠烝嘗社稷五祀天子所行之禮無一而存矣譬之朝
覲會同惟有一覲禮僅存也儀禮十七篇凡祭祀惟特牲少牢
有此而已劉歆周禮祈天神地祇人鬼而有禋祀昊天上帝與
實柴禋燎俱煙也以血祭祀社稷五嶽與狸沈鬴辜鬴手皆殺

牲也享先王之禮各為六而肆獻裸饋食禴祠嘗烝其說文而繁至李心傳讀禮器此章則謂郊血上帝全烝而不獻腥楚語謂之全烝然回已書在先通典祭先燔柴則焚牲焚玉幣矣始迎尸入牲薦血腥爛熟心傳果何見而謂祭天不獻腥乎祭天七獻有尸有配一全胥焚之而已則不亦簡乎心傳史學其於經耻其未讀丙子年取九經一讀之不兩日遍一經二經三經書其所讀之大綱三禮辨其一也回謂心傳之學走馬看錦非所謂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者也學易尤踈鹵易之為書可取程朱二家及其先君子隆山之說一質而略抄乎他所謂誦詩訓春秋攷讀書志皆一讀不再讀而率然筆記者也大饗謂宗廟之禮然不辨禘祫四時兼血骨腥熟乃舊說中祀三獻不

獻腥回謂社稷獻血亦獻腥惟一獻熟無他異心傳以為陳饌於奧乃特牲少牢迎尸坐之於奧之禮也心傳以為舊說非是回則謂心傳說多非是

附論專席受酢為苟敬大饗諸侯相饗三獻之介諸侯使儀禮有苟敬之文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江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卑也正義三獻卿大夫者以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總號春秋時則禮異伯國之卿禮同子男鄭人享趙孟備五獻杜預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侯伯

次國卿與大國之大夫同故季武子如晉受三獻苟敬二字出儀禮注苟且也假也疏曰為辭讓故以命介為賓不可全不敬於是席之於阼階西而且敬之○紫陽方氏曰古以使為上介次介三獻之介四字指諸侯之使也國君饗之或燕之賓辭讓彼亦苟敬也國君徹重席而以專席受其酢亦苟敬也且敬而已也

小子掌祭祀羊全胥豚解折俎之疑沈辜侯禋一牛一羊二牛二羊之疑剝衄鬻

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鄭司農注羞進也羊肆體薦全胥也羊殺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玄謂肆讀為鬻羊鬻者所謂豚解也○紫陽方氏曰正義從後鄭非也郊禘之事

全胥康成以禘為祭天非之尤者故一非而百非郊祭天有全胥禘宗廟大祭有全胥其全體也康成以豚解訓全胥亦非也先鄭讀羊肆之音為肆陳之肆又音賜康成以為羊鬻音剔意謂祭而用羊非祭天殊不知宗廟之禮有牛有羊有豕以禘為祭天既非矣又疑祭天不用羊故非之又非李心傳引王安石肆其體而進之未知其從何音何義心傳謂天子宗廟之祭腥其俎不害於全胥熟其殺然後體解為二十一回謂如此則全胥一牛一羊一豕也體解二十一又一牛一羊一豕也嘗疑祭天燔柴已焚全胥之一犢後乃迎尸入牲別用何犢心傳兼取全胥體解且姑以羊言之薦腥者一全胥之羊乎薦熟者一體解之羊乎先鄭一說後鄭一說王介甫一說李心傳又一說

學者詳之然回欲從先鄭但一疑二羊而用乎二羊而各腥各熟乎○小子又曰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候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鄭司農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為𪔐祈讀為𪔐音機又古愛公內二反𪔐者釁禮之事用毛牲曰𪔐羽牲曰𪔐𪔐𪔐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候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𪔐而志反釁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雜記曰宗廟之器成則以釁豚○紫陽方氏曰𪔐𪔐之說後鄭用釁法解李心傳不從祈字為𪔐則釁與否何從回謂亦不足較矣釁鍾以牛齊宣欲以易羊則古者牛羊豕豚雞之血皆可以釁後世廢其禮久矣釁社稷

之壇釁五祀之所謂門行竈雷諸土乎抑各以其物乎

附論大夫士正祭體解君有腥爛熟

鶴山小子職要義標題曰大夫士正祭即體解君有腥爛熟其

文豚解則士喪禮特豚四鬐去四蹄謂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

豚故名豚解回謂如此則解馬解牛解豕凡四肢皆名之曰豚解可疑若然大夫士祭自饋

熟始故正祭即體解為二十一體喪事略則有豚解其天子諸

侯之祭有腥有爛有熟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解

而爛之醢尸乃有熟與大夫士不同也○紫陽方氏曰鄭玄之

非以全胥為豚解曰四解其體又曰七體則非全胥也故正義

依康成之說者其說多不通大喪禮豚解為四而祭非略也許

權用盛禮不拘於折俎二十一也全胥非豚解郊非禘禘非祭

天先立定此說方可破後鄭之惑

羊人掌羊牲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去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候穰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紫陽方氏曰王介甫謂飾羔鴈以績乃贄見之禮非祭祀之事李心傳衣文繡之說事出莊子恐先王不然匈奴谷量牛馬不言羊可知也王者有天下十二閑之馬僅三千餘匹官吏牧圉養之者六十餘人周禮不可信也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天子以天下之大共犧牲祭祀而牧人以無牲告無牧地乎無牧之之民乎請布旋買此不足信近世餘杭南渡藉越羊以給內外之

用則有買矣然亦置牛羊司劉歆周禮待王者若窮乞兒之家悲夫

豕人官亡

紫陽方氏曰牧人通掌祭祀六牲牛人雞人羊人犬人各掌一牲豕人當在冬官而冬官亡矣馬牲則別置官甚多○射人職祭祀贊射牲注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漢武封禪泰山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

犬人掌犬牲

秋官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凡剝珥沈辜用駝可也凡相犬牽者屬焉掌其政治鄭司農伏謂伏犬以王車轡之瘞祭地曰瘞埋也○正義已祭祀共犬牲犬是金

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犬有兩義按說卦艮為狗艮卦在丑艮為止以能吠守止人則屬艮以能言則屬兌兌為言故也李心傳體全曰拴伏輒祭也生民曰取羝以輒故鄭注聘禮犬羊皆可用

槁人掌豢犬

槁人苦報反掌豢祭祀之犬鄭氏注養犬豕曰豢不於饌人言者共至尊雖其潘瀾上芳袁反亦作番下魯旦反豢餘不可褻也豢即殘字○紫陽方氏曰經文言豢犬不言豢豕省文也舉犬則豕可知也故鄭注兼言犬豕禮君子不食豢腴故牛羊取腸胃以為祭饗之俎而犬豕之腸胃不用惟豕取其膚則有膚俎豕不剥皮而牛馬各剥其皮以為皮革也潘今米瀦也亦曰

米泔曰潘瀦豢餘古語也今之殘羹剩汁棄餘之物以缸甕盛之人家及食店每晨則有豢豕之人取去以和糟糠飼豕豢犬則今人不以為祭祀賓客之用以田獵以守吠而犬豕二畜尤穢野放之豕豈可以為賓祀之用乎然則周公制禮雖臭穢殘餘之汁亦有所用豕人犬人令其徒晨取於庖厨也

雞人掌雞牲

春官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嘒旦以啣百官云○凡祭祀面襍釁共其雞牲鄭司農讀釁為徽未詳面襍四面襍玄注釁廟以羔門夾室用雞正義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諸侯無之故齊詩有挈壺氏之制○紫陽方氏曰因王膳用六牲准至賓客祭祀無窮焉

古今攷卷之三十三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附正小雅二十二篇饗燕攷

七月朋酒羔羊之饗

紫陽方氏曰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章章十一句周公遭
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周公欲成王知
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多陳
歲序節物之遷人事當及時耳第七章言十月收斂之事第八
章言夏正十二月鑿冰之事則歲功成矣乃又歌曰九月肅霜

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呂東萊曰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羔羊躋
彼公堂毛氏曰兩樽曰朋回謂兩樽之簡羔羊之微民得以升
人君之公堂名之曰饗非儀禮饗禮士之饗也意者周公作此
詩亦必以樂官弦歌之而以諷成王

鹿鳴燕群臣嘉賓附論大小雅

紫陽方氏曰鹿鳴三章章八句正小雅也鄭氏詩譜曰小雅大
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
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自文王至
文王有聲自生民下及卷阿皆成王周公之時詩小雅十六篇
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

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
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
王卜居洛邑定鼎焉而周復都豐鎬魚麗序云王居鎬京幽王
以上皆居鎬皇甫懿曰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程氏曰自鹿鳴以
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所為乎與二南同也
朱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
刪定也南陔至菁菁我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回按孔氏
謂商魯頌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
卷謂之鹿鳴之什者五人謂之五十人謂之什周頌臣工首篇
為什長則鹿鳴之十篇鹿鳴亦什長也序宴群臣嘉賓也既飲
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蒿芩興

也鼓瑟吹笙鼓簧鼓瑟樂也承筐是將一旬幣帛也我有旨酒
兩句燕有飲則有食也孔氏曰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
宰夫為主人乃諸侯之禮天子以膳夫為主立一人為賓之說
亦不皆然燕來使者使即賓副者為介此云燕群臣而稱之曰
嘉賓乃詩中有云嘉賓式燕以教以燕樂嘉賓之心也朱氏曰
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
諸侯之使焉回謂人君不與其臣親餼故立宰夫膳夫主人以
獻賓酢之主人酬之而後主人獻君天子諸侯皆然朝則君臣
燕則賓主其說未安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
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

四牡勞使臣

紫陽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五章章五
句全在豈不懷歸而王事靡盬為一問一答之勢足以見使臣
之情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又曰豈不懷歸乃上之人作此詩勞
問之朱氏曰燕勞而詠歌之乃使臣來歸燕勞之詩不言飲酒

皇華遣使臣

紫陽方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詩五章章四句其末送之以禮樂恐當是燕禮有樂歌是
詩以遣之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說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
忠厚如此朱文公之說也在文王時至周公制禮作樂後凡遣
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然禮樂二字只當是燕禮樂歌如後

世送別置酒唱陽關之意惟文武成王周公至誠惻怛使樂工歌之可也否則具文而已使臣何以華為皇皇者華於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草木之華皇皇然興也於彼原隰使臣之所往也駢駢征夫使也介也凡同行者皆是也每懷靡及惟恐緩惟恐後人臣之義也我馬凡四歌之指使臣之馬也諷謀詢度易韻以足詩章之義其音節必有可以感人者惜乎回老而生於今不能為其時使臣聞此歌也

棠棣燕兄弟附賦詩或作篇或誦古

紫陽方氏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馬八章四句程氏謂此詩句少而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義鄭氏謂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此詩歌以親之孔

氏引左傳富辰諫王伐鄭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鄭氏所據然春秋外傳云周公之詩曰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本一作務則此詩乃周公所作呂東萊謂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疎故重歌之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朱氏謂舊說鹿鳴以下至魚麗為文武燕勞之樂歌文武固有燕兄弟之詩周公以管蔡之亂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至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辭哀蓋處兄弟之變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興也鄂猶鄂鄂然不韡韡言韡韡也不作拊亦

可花萼相依也說文作萼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
求矣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嘆兄弟闔於墻外
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戎相也助也烝之承反一音塵父
也呂與叔解閱為窺伺謂寇至同力相死朱文公不然內有小
忿外猶不許他人見侮而共禦之為是第一章興也二章言死
喪三章言急難四章言閱墻禦侮五章周公言兄弟之間喪亂
平矣則遂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故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
有兄弟不如友生此責夫庸人者急則倚兄弟緩則謂友朋勝
兄弟者也六章儻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此章
始言燕禮孺慕也當和樂而至於如孺子也七章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兄弟既翕合樂且湛古韻合作沉此章顏之推說謂兄

弟垂爭未必不起於各妻其妻各子其子亦通據上文言之則
死喪急難禦侮之義盡而後可以有籩豆飲酒之樂則有妻子
琴瑟之樂八章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人身之終事兄弟不咸有
如管蔡室家不保妻孥為戮欲免乎此則此八章之詩自首至
尾是必究之是必圖之則信乎其宜爾樂爾而可保其終矣成
王燕其叔父伯父及已之兄弟行而周公以此意作此詩也成
王以後皆歌此章以燕兄弟也父行兄弟已行兄弟子行兄弟
一理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

紫陽方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此一句曰小序隋經籍志曰先
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朋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則民德歸厚矣此數語曰大序如
關雎葛覃以下皆然隋書云毛不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恐常用
此說釋文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自風始
也訖末名為大序回謂只當用后妃之德也一曰為小序乃子
夏之筆風之始也而下乃毛公之筆及衛宏之筆東萊又引沈
重云按鄭詩語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
意有未盡毛更足成如此則小大序顛倒其說又自不同又引
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如此則毛
氏傳有序下注誤焉得西漢人預為後漢人注序文乎衛宏之
序恐已不傳朱文公去序全不信則又恐太甚伐木丁丁鳥鳴
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

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三章章十一句
此章前四句興也故因伐木有丁丁之聲而又聽禽鳴之嚶嚶
蓋感於兩物之聲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此六句二十四字如生蛇活龍一起一伏
一盤一屈妙義無窮可一唱而三歎押兩聲字古詩不拘結之
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則為此詩者借木鳥之興述文王之心
事人而用心至於此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紂方為酒池肉林
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飲酒一也文王以興紂以亡
可不監乎二章肥羜肥牡以速諸父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何其婉也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之君於親舊不遺如此三章民
之失德乾餱以愆一餱之微民以失德上之人知人情可謂至

矣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乃叙朋友故舊之
言然文王為西伯雖不為富何至無酒則酤買而飲朋友乎湑
毛氏曰舊也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以茅泝之而去其糟回
貧不可言旅寓杭城八年客至或典衣酤酒以飲之伐木之詩
文武成康以來燕朋舊之樂章尚且酤酒而況於一寒儒乎孔
氏疏解同班固志之異故舊即昔日之朋友朋友新故通名故
舊唯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友則非賢不交故變曰友賢親
親以睦指上棠棣燕兄弟友賢不遺不棄故舊則此篇是也回
謂說詩不以文害辭何必如此曲論此詩言天子須友之事序
乃下及庶人今之庶人知此者寡矣後世人主自秦漢以來
此者誰乎君尊臣卑叔孫通之法酒高祖知皇帝之為貴耳

天保下報上

紫陽方氏曰天保六章三十六句序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
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
君以下臣也臣亦歸美以答其歌蘇氏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
宴其群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回謂諸
侯燕其臣以宰夫為主人天子燕其臣以膳夫為主人詩六章
俱是祝天子福壽之辭第四章吉蠲為饔是用孝享禴祠烝嘗
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武王有天下追王其先朱文公
謂此詩武王所作周公所更定者歟回謂凡膳夫於宴獻天子
其禮今亡得非天子舉膳夫之獻爵則樂工歌此詩以弦之以
介壽乎歸之禴祠烝嘗於公先王而君曰卜爾君者即先公王

也假神辭以陰福也如阜如岡如山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
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歐陽公謂前既欲其興
盛後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義不虧壞之物以為况回謂後世
人主聖節有宴致語樂歌歸美於上以祝聖壽蓋此意也

詩采薇遣戍役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

紫陽方氏曰采薇六章章八句序曰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
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
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此三詩者
一以宴送防狄之將帥二以燕勞其還歸勞還勤歸互文也文
王為西伯專征伐戍守西北防玁狁昆夷入寇以紂天子之命
命將帥則知文王無受命稱王之事前五章多述戍邊勞苦憂

傷之事知人情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謂以勤則成功也勉之
也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腓足肚也隨身而動君子行而小人從
上下睦也亦勉之也末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
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此則兼指士卒
之情懷而知彼之哀也莫知我哀非實不知也今年春往戍至
戍所夏矣我代彼戍彼以秋歸而冬始至家一戍近乎兩年更
相往來此文王之詩不知實誰所作後來成康四十餘年刑措
不用天子守在四夷此詩於周公之後其用乎其不用乎出車
六章章八句前二章述往戍道路之苦三章美南仲者文王之
將帥往城於方古必築城以禦狄也四章言士卒往來之苦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知士卒之情非不欲宴安室家義命所在有

軍中之號令書諸簡策人人之所畏也五章六章曰既見君子
喜歸也曰執訊獲醜有功也文王歌此詩以燕歸師與夫杖杜
四章章七句亦燕其將帥之所歌後世焉得有之

魚麗美萬物盛多

紫陽方氏曰鹿鳴之什第十詩曰魚麗於罭鱠鯉君子有酒旨
且多繼以魴鯁鯉有酒多且旨多且有此章章三句一意物
之衆多莫如魚亦興也感於此而言君子之酒君子指文武也
罭音柳寡婦之笱多旨旨多互文也言物富之一也後三章章
二句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
時矣多旨有酒下先三字添嘉字偕字時字則一節勝一節嘉
則美矣偕則萬物並美也無不美也時則萬物不徒盛而又及

時也此詩者豈非文王暮年三分有二國家富極之時文王功
成治定之後無事而飲酒則歌此詩乎序詩者謂文武以天保
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分前九詩六為內三為外已非矣此
詩萬物富盛遂謂終於逸樂者此一詩也始於憂勤者彼九詩
也程子不取其說洛學終是過人一頭地

南陔之什六篇七

紫陽方氏曰南陔之什六篇七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
子心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附書於鹿鳴之什後其注恐是鄭玄
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刪定篇第當在於此遭戰

國及秦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
乃分衆篇之義寘於篇端其權改什前非孔子之舊東萊讀詩
記依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一南陔一白華三華黍四由
庚五南有嘉魚六崇丘七南山八由儀謂與鄉飲酒禮燕禮奏
樂之序皆合故改定毛本不於第十七卷用南有嘉魚為什首
而定為十八卷以南陔為首毛本於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後書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
生各得其義

東萊本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四亡詩在十八卷為南陔之什宜
在先崇丘已在第六由儀宜在第八此什只有四詩與毛本嘉
黍至末自不同

儀禮鄉飲酒工歌之詩

東萊記曰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
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工告於
樂正曰正歌備紫陽方氏曰鄉飲酒用詩十七而六亡詩皆在
其內孔氏謂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
前孔子以後簡劄始倒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
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有是詩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
若歌之可習董氏以為笙入者有聲而無詩東萊謂其說不為
無理然國語叔孫穆聘於晉合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
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與笙相和而歌乎朱文公

謂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六節而亡之四謂
今琴譜勾剔打摘吟揉等合為一字而一字數聲乃有聲而無
詩者也近人長篇古樂府不必皆可歌有詩而不用於聲者也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赤壁賦世人以為歌熟之而後可也六
詩亡矣而有聲則猶有笙也今古之鄉飲禮不備矣其笙之聲
亦不可得聞矣

鄉射禮六詩

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告於
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之詩

紱陽方氏曰燕禮之工歌笙與鄉飲酒禮用十七詩先後歌笙

數目次序並同但易其文兩處乃合樂易曰乃歌鄉樂后云大
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夫所謂正歌備者未有無筭爵無筭樂
無筭樂三字未考為何聲何器當檢儀禮疏考之續書

大射禮歌鹿鳴三終奏肆夏新宮三終

紱陽方氏曰儀禮大射禮第八諸侯射禮也天子大射禮大夫
大射禮亡公升即席奏肆夏注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
夏時邁也時邁者大率巡狩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
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奏此以送賓其著宣王貴
德勸賢歟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工六人四瑟工謂瞽朦善
歌諷誦詩者也乃歌鹿鳴三終注鹿鳴小雅篇也人君與臣下
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言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又

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
華主於講道畧於勞苦與論事○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箏以
播新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賓醉降奏陔夏樂章也其歌頌
類也以鍾鼓奏之其歌今亡○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云
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如此則
陔夏之陔誤為肆也

昭寓環拜之說

紫陽方氏曰因攷鹿鳴以下燕樂歌詩遂及大射禮鹿鳴三終
新宮三終內有肆夏與陔之說則不容不檢周禮樂師之肆夏
采齊鍾師之九夏以書於此稍變注疏之文從俗然則讀書之

難可知也誇一目十行之速而無詳玩細閱之功可乎樂師教
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注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胡
廷之儀肆夏采齊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為
節趨疾於少則以采齊為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
為節康成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
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復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
齊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
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及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
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
大師於是奏樂齊或作齊除私反康成之釋多於司農以下文
有車亦如之環拜以鼓鍾為節也然不釋環拜二字○今攷王

昭寓有解曰玉藻曰趨以采齋行以肆夏先趨而後行者以外而入內也此先行而後趨者從內而出外也行趨以肆夏采齋此王接賓之儀環拜以鍾鼓為節此又賓拜之儀也環拜謂列而拜者非一也有大禮則必有大樂以和之環拜者禮之大也鍾鼓者樂之大也回向有王安石三經字說久已棄之王次點周禮訂義佳今無之正義張仲實偶借去耳如此攷而鍾師九夏附焉

附鍾師九夏

鍾師掌金奏注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罍九樂事以鍾鼓奏九夏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也九夏

王夏王出入奏王夏肆夏尸出入奏肆夏昭夏牲出入奏昭夏納夏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納當為約四方賓來奏納夏章夏臣有功奏章夏齊夏夫助祭奏齊夏齊側皆反又作齊族夏族人侍燕奏旌夏祓夏祓讀為咳鼓之咳客醉而出奏咳夏鄉飲射大射燕射賓醉將出皆云奏南陔勸之使不失禮騫夏公出入奏騫夏王昭寓曰諸侯射於四郊自外而入所奏也國語曰金奏肆夏及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叔孫穆子不拜三夏文王大明緜拜鹿鳴之三

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

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
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
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况使臣臣敢不拜
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
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
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紫陽方氏曰叔孫豹魯三桓公
子叔牙之後也叔牙子公孫戴伯茲茲生叔孫莊叔得臣得臣
生叔孫宣伯僑如僑如弟叔孫穆叔豹三拜鹿鳴之三在襄四
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
問之下文大同小異杜預注肆夏與白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

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昭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
鍾而奏此三夏曲工樂人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繇回
謂杜預一名樊一名遏一名渠之說同周禮注周禮注肆遂也
夏大也言遂於大位故時邁曰肆於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
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
祿來及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
稷克配彼天康成謂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
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回攷此畧知九詩之
義叔孫可謂善言詩矣文字注疏不同當兩存之文王之三附
書○正大雅之始文王之什七章章八句序曰文王受命作周
也一章有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呂氏春

秋以為此詩周公所作也未章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工歌此五詩六句在叔孫豹何預焉大明八章四
章六句四章章八句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言大
任有身生此文王纘女維莘篤生武王牧野之師曰上帝臨汝
無貳爾心亦非叔孫豹之事繇九章章六句序曰文王之興本
由天生也八章備言太王承古公亶父之業遷岐作周營造之
事末章至文王而虞芮質厥成所謂獄訟不之紂而之文王武
王所以有天下歌之以施於叔孫豹與夫三夏之詩晉悼公之
有司何其謬也豹惟拜鹿鳴四牡皇華讀而味之知魯有君子
昔霸徒強而已未有知道之士也然周以來兩君相見歌文王
之三亦太多

射騶虞狸首采繁采蘋之節

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
為節士以采繁為節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
奏采蘋士奏采繁○鄭玄注騶虞采蘋采繁皆樂章名在國風
唯狸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
蘋者樂循法也采繁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
侯以時會為節大夫以循法度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鄭司農
說樂正奏狸首以射狸首○射義注騶虞采繁采蘋今詩篇名
狸首逸下云魯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壹發五豝喻得
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嘆仁人也樂會時者謂狸首曰小大莫
處御于君所樂循法度者謂采蘋曰在采蘋南澗之賓循澗

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樂不失職者謂采繁曰被之僅僅夙夜在公○紉陽方氏曰鄭注狸首逸今射義故許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右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謂諸侯燕射之樂節必不止此八句故曰狸首逸射義狸首力之及狸之言不來也首先也不來二字難曉不知樂正奏狸首以射狸首二句好似于盡狸首為的也第射侯中無此物正義禮鄉射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鄭注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

南有嘉魚燕歌

紉陽方氏曰鹿鳴之什十篇南陔之什十篇鄉飲酒禮燕禮工

歌笙次序同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

三篇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亡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亡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亡合樂則以周南召南六詩今南有嘉魚在南陔之什第

五篇前鹿鳴之什內七篇各有所用不入於後人飲燕之歌乃

文王武王以來人君自以燕賓之歌也內天保一篇群下報上

之歌也此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序曰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

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說者以謂此成王時詩也首章南有嘉

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次章易汕汕而押衍韻

兩章一意言之不足故申言之興也魚多猶得賢者之多亦近

乎比也君子成王也有酒以樂嘉賓則與賢者共之也共者何

共太平之樂也三章南有樛木甘瓠纍之樛居虬切纍力追切

樛木與君其瓠與賢者上下相纏繞亦與賢者共之意也四章
翩翩者騅與賢者之來也朱文公謂烝然來思式燕又思上思
字是助語下思字是必思上與來字押韻此非所急通論燕歌
之詩見此為第十五篇成王燕其臣而周公作詩以歌其樂與
賢之心也此樂章人主之所用也而儀禮飲燕取以為歌

崇丘亡

紫陽方氏曰笙崇丘亡已見前

南山有臺燕歌

紫陽方氏曰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凡三十句一意序曰得賢
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臺萊桑楊杞李栲栳音考女枸檮
音十物與也每章之末不祝其壽而美其德君子者皆指成王

周公作此詩當是膳夫獻君之樂而鄉飲酒燕禮取以為歌

由儀亡

紫陽方氏曰笙由儀亡前已見六笙詩皆亡或謂有聲無詩而
笙有其曲似亦可取

蓼蕭澤及四海

紫陽方氏曰蓼蕭四章章六句序曰澤及四海也蓼音六以長
大之蕭蒿受天之露興也臣得君之恩意也既見君子四歌之
諸侯來朝而成王燕之歌也周公作此詩我心寫兮皆此詩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

紫陽方氏曰太平之極諸侯來朝周禮有三饗三食之說則樂
章不一湛露四章章四句序曰天子燕諸侯也他無一語易曉

之至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興也露必至見日而乾天子燕來朝之諸侯不至於夜醉不出乃無筭爵也毛氏以為燕宗子族人之禮天子燕諸侯禮亡此歌以詩而有孔氏引諸侯燕禮庶子執燭甸人執大燭則恐天子待異姓諸侯亦然諸父諸舅同時與宴何不夜之有○此二十篇燕樂歌章亡其六十四篇次第玩味文武成康太平之天下周公制禮作樂之盛想像羨慕心喜神悅秦之酷至於盡掃禮樂漢之興一叔孫通因陋就簡可痛矣哉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

紫陽方氏曰彤弓之什十篇其前二篇彤弓菁菁者莪通前鹿鳴之什南陔之什二十二篇為正小雅皆文武成王時宴歌之

樂周公之所作也自六月以下至無羊十四篇為宣王之變小雅自節南山何草不黃為幽王之變小雅今且攷彤弓菁莪二篇此于彤弓三章章六句言不多而意有餘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諸先儒之說不可不攷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錫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注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錫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云允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范氏曰諸侯不可無長為之方伯連率以維之其有功則錫之弓矢使專征伐此王室之所以尊不然則強凌弱大併小而莫能制故曰彤弓廢則征伐缺矣李氏曰周室東遷彤弓之錫惟及晉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回按尚書文侯之命第三十平王賜晉文侯柎望圭瓚

曰用賚爾秬壹一卣彤弓十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毛
倂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送迎安定之故錫
命馬彤赤盧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
習射傳示子孫左傳僖二十八年晉文公重耳城濮之勝作王
宮於踐土經書天王狩於河陽傳注以周平王享晉侯讐之禮
享晉侯王享醴命晉侯侑注既饗之又命晉侯助之束帛又策
命為侯伯作仇倫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絃弓
矢千秬壹一卣虎賁三百人書春秋傳所見二人而已呂東萊
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慕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
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得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即
行者異矣彤弓詔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鍾鼓既設

一朝饗之後二章載之橐之喜之好之右之疇之后之詩二章
三章中言之無別意東萊記於受言藏之謂如說命衣裳在笥
之意中心既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後世視府藏為
已私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受賞非
出於利誘則近於事勢至於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
既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於有印刻而不忍與者則
與一朝饗之者異矣說詩太巧求詩太深二人見獻弓馬得不
藏功臣合賞心焉不誠一朝饗之本何名者此乃天子饗有功
之諸侯樂歌天子饗禮燕禮食禮俱亡有此樂意猶可知

詩菁莪長育人材

紫陽方氏曰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序曰樂育人材也君子能長

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序語良是六月詩序下說小雅燕樂二十二詩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則殊不然菁菁者莪在彼中河中沚中陵皆興也莪謂蘿蒿今潮水不到處舒州江洲渚間春生萋蒿可食甚美菁菁其盛在何在沚在陵興也人主能長育人材也說者以為天子行禮學校燕飲之歌鄭康成朱文公皆以為養士既見君子四言之學校之士喜見天子之至也樂且有儀我心則喜錫我百朋我心則休四句皆指士類喜樂之心而求之深者揭樂且有儀一句為天子之樂之儀又於儀字上生出禮字敬字皆好高之論君子能長育人材必有其道不當以儀之一字創為禮儀之說且四句一體樂且有儀謂士類樂而有所儀法儀刑有威儀有禮儀何不可何必歸之於人

君之身我心則喜我心則休與此句同意錫我百朋士類樂錫予之厚祿養之富亦四句一意回欲改曰菁菁者莪廢則無人材矣豈不痛快第因樂且有儀之儀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其意如此乃謂此詩一廢天子無禮儀也不通先儒曲說人君必以禮敬長育人材迂矣哉

變小雅十四篇自六月始就攷正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戾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紫陽方氏曰於宣王伐北之篇歷序小雅燕樂二十二篇之義然語多有疵間有不得詩之意而妄下三字者如菁菁者莪樂且有儀止是學校士人喜見成王之來心樂而體莊或指此為人主樂而有禮敬為之主足以長育人材殊不知下文我心則喜錫我百朋我心則休四句一意也獨摘此一句歸於人主之身非也其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於十六句詩中專摘一儀字此詩此意廢則無禮儀指人主乎指士類乎

故曰語多有疵文王武王成王周公能行此詩之事之意而至於天下太平因循廢弛至於厲王則二十二詩之意廢矣故於宣王北伐釋此義以謂宣王中興後世北伐南征再修此詩既廢而後見文武成王周公之盛也然文武成王治天下尚有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十篇文武之大雅也自生民及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大雅也凡正大雅十八篇此尤周家致治之大根本也豈止於小雅乎

古今攷卷之三十四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珍用八物 禮記八珍

鄭註珍謂淳熬淳母淳之純反母莫胡反炮豚牂擣珍漬熬肝
骨也○禮記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注淳沃
也熬亦煎沃煎成之以為名○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
膏曰淳母注母亦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炮取豚若將當作
牂割之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謹本作
瑾音斤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皸為稻粉糝溲之

以為醃以付豚鼓章善反搔息酒反溲所九反煎諸膏膏必滅
之鉅鑊湯以小鼎薺脯於其中使其湯母滅鼎三日三夜母絕
火而後調之以醃醃注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作牂牁牡
羊也剗剗博異語也謹當為堊聲之誤也堊塗塗有穰草也敲
皮肉之上魄膜也搔溲亦博異語也搔讀滌髓之滌同薺脯謂
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敲則解折其肉
使薄如為脯然惟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醃醃可食也○
紫陽方氏曰淳熬淳母炮豚炮牂八珍之四其厚於味如此淳
熬淳母一則煎稻飯一則煎黍飯皆醃醃肉醬也單稻醬亦可
漢醃彭越肉醬也漢餹醬今人海味稱魚子醬蛤蜊醬鱉醬皆
鹽以成之單稻醬則麥豆和麵蒸煮和盪成醬黃調水下鹽曝

以赫日凡羹味煎熬無不用之古或以醃醃並言則今之醋與
醬歟但古醃乃肉汁為之曲禮醃醬處肉亦以醋醬並言淳熬
淳母既煎皆沃以膏猶今之米食以醬以膏煎飫熱飯猶易也
炮豚炮羊實棗其腹編萑塗堊既熟擘去皮膜實之棗小鼎實
之鑊湯或全或析三日三夜而後和以今之醋醬而後食之不
亦勞乎不過棗肉與猪肉羊肉相入先炮後煮耳
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脈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
餌熟出之去其敲柔其肉脈音每注脈脊側肉捶擣之也餌筋
腱也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醃醃歟腱其言其偃二反筋之大
者○紫陽方氏八珍之五曰擣珍以牛羊麋鹿麇脊側肉捶以
柔之此乃今杭人巴鮓鋪所謂紅羊巴也今但用猪脊脊肉柔

醢而風之臘乾為上呂兩府判閩時為回言買諸杭以猪臟裹而煮之彌潤且佳凡今巴鋪有鹿脯獐巴脯鹿條及此紅羊也削而生食謂之削脯煨而筮之謂之捶脯鬆脯此云牛羊麋鹿麇之脊側肉却似易辨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為熬捶之去其皴編萑布牛肉為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骨濡炙之舉燠其骨不羶注骨腸間脂取稻米舉搔澀之小切狼腦膏以與稻米為醢骨音遼蒙音幪醢讀為餐之然反臆音憶注狼腦膏臆中膏也以前煎稻米則似今膏饗矣

此周禮醢食也餐與饗同又音贊○紫陽方氏曰以新殺牛肉薄切漬諸美酒朝而食之今旋鮓鮓鮓取牛肉為之此一珍不難牛羊麋鹿麇之肉屑以薑桂或濡或乾而食之或今之肉旋鮓筭條巴皂角艇影戲巴椒醋炙巴以牛羊麋鹿麇肉為之何不可狗骨幪肝燒食今北人羊脂裹脂燒而割亦佳稻果狼腦膏恐別是一物鄭注周禮飴食上文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鄭注此周禮糝食附攷在後具醢人羞豆之實

醢人羞豆醢食糝食

紫陽方氏曰周禮膳夫八珍引禮記內則書其物八珍中多糝食醢食今却以周禮醢人羞豆之實醢食糝食補之不取鄭司

農說康成謂醢餼也之然及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溲之小切狼
臠膏以與稻米為醢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
稻米二肉一周禮注有兩稻字今去一稻合以為餌煎之此醢人朝事饋食
加豆羞豆肆豆之末一豆也附此

醬用百有二十甕 醢人醢人各六十甕四豆之實

紫陽方氏曰注醬謂醢醢也如此則醬乃醢醢之總名歟今之
世醬自是醬醢自是醋醢以肉汁鹽料或魚或肉或骨海物以
物釀之不常有周人之制難以強通存其名數以考其古耳注
又謂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齏七醢七菹三齏實之醢
人共齏菹醢物六十甕○醢人掌四豆之實注醢肉汁也○朝
事之豆韭菹醢醢昌本麋齏菁菹鹿齏菹菹麋齏注昌本昌蒲

根切之四寸為菹三齏亦醢也作醢及齏者必先臠乾其肉乃
後莖之雜以梁麩及鹽漬以美酒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
云麋齏鹿肝髓醢或曰麋齏醬也有骨為齏無骨為醢菁菹菹
菹鄭大夫讀菹為茅為茅初生或曰茅水草杜子春讀菹為卯
玄謂青蔓青也菹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回
謂韭昌菁菹蔬茹也醢麋鹿麋肉饌也以一物配一物取其氣
味相成鄭康成謂其狀未聞則回亦無所容其攷矣竊謂朝事
八物八豆也饋食八物八豆也加豆八物八豆也羞豆二物則
二豆乎計此二十六物合用二十六豆乃豆實也王舉則共醢
六十甕以五齏注作七醢七菹三齏實之今紐筭此乃二十二
物合醢食糝食為二十四欠二豆之實豆之外又以此等物為

六十甕并醢人為百二十甕宗廟祭祀用之燕饗賓客用之王
日一舉用之王之所食不止於食前方丈也○饋食之豆葵菹
羸醢脾折麤醢蜃蚶醢豚拍魚醢注羸蟪蚶蚶子鄭
司農云脾折酢葉麤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
或曰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縛回謂羸當如今螺周豐錫
之地所生豈必皆甲於天下必取諸九州四海如海邦螺之類
不一何必曰蟪蚶乃今之搗牛莊子所謂左右角觸蠻氏者其
可以為醢醬乎今兩浙螺大小幾百種以為醢可勝筭此八物
不拘以魚對肉魚則周之涇渭灞澹大陂澤黃河上流當有之
不減東南荆楊州也○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菹菹鴈
醢筍菹魚醢回謂此四醢易曉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菹

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落水中魚衣玄謂深蒲蒲始
生水中落箭萌菹竹萌芹音勤說文作送音謹落音洽又徒來
反禿改入之二切不可用芹回嘗食之生接用酸醋鹽亦可口
深蒲蒲菹之說得非今之吳中若菱草蕩者乎岑參詩菹蒲深
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菹者今茨菹也有大有小上開花
下結菹子而或者以今交白為菹臂杜詩波飄菹米又冷秋菹
各一物菹蒲不能成頃畝有絕細者大者今端午用之菹蒲深
處皆菱草蕩則蒲菹之謂乎今人以海上草織鹽席者為帆曰
蒲帆為鞋曰蒲鞋席曰蒲席則蒲菹之說通落當是今水中菹
浙人食苔脯不一類鄭司農云水中魚衣妙康成謂箭萌則若
箭竹之筍筍菹今通用筍竹萌三字奇康成謂五齊昌本脾折

蜃豚拍深蒲也齊子西反非酒正之五齊七醢醢羸麤蜺魚兔
鴈也七菹韭菁茆葵芹落荀也三難麇鹿麋也凡醢醬所和細
切為齏全物若聶為菹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
切麋為辟鷄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
由此言之則齏菹之稱菜肉通○羞豆之實醢食糝食前已見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其
說畧

朝事饋食加羞之說籩人四籩之實 司尊彝朝踐朝

獻再獻饋獻

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口食康成以司尊彝之職參
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饋食薦熟也今吉禮存者持

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裸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是
以皆云饋食之禮○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羞
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
羞之也○紫陽方氏曰此籩人肆籩所注也鄭司農朝事之說
人子朝事其親之禮也康成謂之宗廟薦血腥之事其詳見司
尊彝注今具于后○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鷄彝烏彝皆有舟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秋嘗冬蒸裸用羊
彝黃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壘凡
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雌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泰
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鄭注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
也后於是瓚瓚酌亞裸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朝踐謂血腥

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變朝獻為朝踐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回考之朝事朝踐朝獻一也雖薦血腥有燔腍肝之事尸食此也饋食薦熟又再燔之故有炳蕭合黍稷之說羞籩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羞尸也侑尸者必主人也主婦也宰夫以房中之羞羞之鄭以此解羞籩之實所羞者糗餌粉飧也朝事醴熬蕡也醴音逢字從麥故知為熬麥蕡符文反熬麻也子夏喪服傳白苴麻之有蕡者回見今藥舖有之

曰麻仁熟藥有麻仁圓白熬稱也黑熬黍也爾雅有黑秬黍以黑為黍因以白為稻形鹽築鹽為虎形也春秋傳曰鹽虎形李秀崑謂師中之說近是康成以為鹽之似虎者殆非也回謂推散鹽於器似不雅故飾為虎形周公作此禮必有所本否則兒戲耳今釋奠有此虎形鹽膾火吳反腍魚為大膾也腍章淡反或曰豕肉也鮑乾魚也或曰魚包也鱸所求反乾魚之折者也以上凡八物凡八籩○饋食棗也棗也桃也乾蓀也蓀音老梅乾也榛實也凡五物鄭氏又曰有桃諸梅諸內則之文也○賈氏曰桃梅有乾濕則棗中亦宜有乾濕通為八物八籩加籩菱芡脯臬脯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菱古稱菱今菱角芡今鷄頭臬古栗字鄭康成謂栗與饋食同鄭師中謂栗脯當

作脯修避饋食之栗肉脯薄切者肉修搗之而施薑桂者拙之
藥反○羞籩糗餌粉簋稻而合蒸之粉簋粉稻而為乾餅李
秀品從康成不從師仲糗熬大豆與米粉豆屑亦不從此四物
乎兩物乎亦八籩四簋乎豆法當各三十二豆三十二籩

六尊六彝舟壘之數

鄭司農之舟尊下基若今時承槃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
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
曰犧象不出門尊以裸神壘臣之所飲也詩曰甗之罄矣維壘
之耻甗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
氏以鷄彝殷以甗周以黃目爾雅曰彝白壘器也著尊者畧尊
也或曰著尊者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壘者以壘為尊春

秋傳曰尊以魯壘追享朝享謂柿裕也在四時之間故曰爾雅
雌讀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太古之瓦尊山
尊山壘也明堂位曰泰尊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
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為殘玄謂黃日以黃金為目郊特
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
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
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雌禺屬叩鼻
而長尾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紫陽方氏曰此春官
之屬也回著論天官二十四官王曰膳飲祭祀賓客牲牢鼎俎
豆籩之事及於朝事饋食加籩豆羞籩豆之數則不容不書六
尊六彝舟壘之所以然云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右與王同庖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注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正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正義曰言王日一舉者謂一日一太牢鼎十有二者按郊特牲鼎俎奇而邁豆偶者謂正鼎九陪鼎三即是奇數揔而言之即十二云皆有俎者俎據正鼎而鼎各一俎○紫陽方氏曰正鼎九陪鼎三其曰牢鼎之實其馬牛羊豕犬鷄王之膳用六牲六鼎乎魚不入鼎入庶羞腊一鼎乎馬牛羊腸胃一鼎乎祭肺煮於何處用何鼎鑊以為鑊烹煮之而後升於鼎由鼎升之俎此九鼎而九俎也腫腳腕牛羊豕之臠不升俎者陪鼎三者此物也升之豆在庶羞之列先儒論王膳多言太牢牛也

不言殺馬何也一日三食言日一舉者指祭六牲而言也言王不言后者知后與王同庖也

王齊日三舉三太牢朔食兩大牢

王齊日三舉釋曰齊謂散齊致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按玉藻曰朔食加日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大牢○紫陽方氏曰王膳用六牲馬為首牛羊豕次之今但言一舉為一太牢三舉為三太牢或兩大牢並不言馬何也豈馬亦太牢乎王齊日三太牢加盛饌也近世齊輒不食肉用僧徒之說菜茹終日豈禮乎

不舉有二如後世避殿

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戒邦有大故則不舉大荒凶年大札喪

獨天裁日月晦食地裁崩動大故寇戎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
戮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紫陽方氏曰不舉之
說有二不殺牲一也不聽樂二也王膳用六牲以樂侑食盛其
饌而備其音王齊則不侑食以樂而加三舉如凶年之類則不
殺牲如刑人之類則不聽樂如後世人主下詔避殿減膳徹樂
也

王以樂侑食

正義以樂侑食即是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按論語微子云
亞飯三飯四飯鄭云此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尚有舉食之樂明
天子日食當有舉食之樂可知按大司樂云王大食皆令奏鍾
鼓彼大食自是朔食日舉之樂無妨日食自有舉食之樂○紫

陽方氏曰然不知王食之侑果何樂也

玉藻周禮牢食之異

趙商問康成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為三牲備焉玉藻天子日
食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聞其說鄭答禮記後人所集據
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
據也周禮周公太平法玉藻據衰世或是異代故與此不同○
紫陽方氏曰正義中有趙商與康成問答此其一也禮記出於
漢儒王制尤多舛刺不但玉藻也明堂位之誇魯謂君臣未嘗
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然魯弑三君士有誅始莊公婦
人髻而吊始臺駘豈不誣哉周禮亦何可盡信出於劉歆之手
五帝之說因秦西時始於漢高祖曰待我而五故漢人必祀五

帝尚書注上帝偽為孔安國傳者亦曰五帝皆漢俗儒泥於目之所見也可疑措不一可盡信乎月令五帝呂不韋之書附會世俗偽孔安國書傳朱文公謂魏晉間人所為吾輩讀書當具法眼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註祭謂剝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嘗每物皆嘗之正義曰玉藻曰火熟者先君子鄭注云備火齊之不得也故膳夫品物皆嘗之王乃食○紫陽方氏曰曲禮有云殺之序徧祭之膳夫授王以所當祭之物天子至尊也不可廢祭而使之自取剝肺剝脊於俎不可也故膳夫授之天子至尊也養之不可不慎也品嘗其食王乃食不但謂火齊之不得也許世子止不嘗藥書為弒與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斃所防微矣

日中夕食奉餘膳祭牢肉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注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所者牢祭肉○紫陽方氏曰日中而餽即朝之餘食也玉藻天子與諸侯相互為三時食天子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鷄庶羞百三十品分為一日三時之食與后同庖釋禮者謂燕食者日中食與夕食是也祭牢肉以明日中食夕食但祭牢肉而他殺不徧祭也曰牢肉者三時所食皆肉也下文王稍事設薦脯醢先鄭意謂朝食日中食之後間食則薦脯醢後鄭不然玉藻諸侯猶云深衣祭牢肉則天子夕食牢肉可知曰以此一事旁證

之天子夕食祭牢肉與諸侯同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紫陽方氏曰正象非先鄭是後鄭今攷王昭寓解曰謂之稍事則禮事之略者鄭氏謂小事而飲酒是也故膳夫設薦脯醢而已。○紫陽方氏曰王昭寓解謂小事而飲酒時食或遇小事飲酒則不必薦牲凡可以薦酒者隨宜而已。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鄭司農云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為主君不敵臣也。燕義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紫陽方氏曰王昭寓解謂王之於群臣有饗有燕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恩惠意以謂惟燕禮王以膳夫為獻主為饗饗於廟燕於寢禮固不同天子諸侯皆

君無親酌其臣之禮侯伯來朝有三享三燕三食者饗則不以膳夫為獻主可乎饗禮非必饗諸侯如饗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可饗也豈可屈天子親酌以饗之則恐饗禮亦以膳夫為獻主也。天子饗燕食禮俱亡然小雅正二十二篇自鹿鳴至菁莪天子與功臣諸侯卿大夫士學校故舊朋友燕饗之樂章具在回嘗次序之就發明各詩之義附諸此卷之後拘於饗禮不設膳夫為獻主恐不可也。

禮酒燕飲酒之異

酒正共賓客之禮酒。○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紫陽方氏曰鄭注禮酒王所致酒也其燕飲酒但注云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無禮酒飲酒之異王昭寓解始謂禮酒謂致饗於賓

客之酒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敢飲為禮而已燕以示慈惠以恩為主故燕飲則取醉而已不若饗之為有節亦當防其過焉故共其多寡之計回謂此說恐未然姑存之饗士庶子者老孤子亦曰享豈可謂之禮酒王燕群臣而酒正計多寡與王后飲酒不會違矣

古諸侯無饗君之禮春秋鄭伯饗周惠王

禮記郊特牲正義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臣既不敢為主則饗君非禮春秋之時則有諸侯饗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于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紫陽方氏曰魯莊公十七年周惠王即位春秋之第五王也武王至幽王十二王而平王東遷桓王僖王莊王而惠王

魯莊二十二年王子頹之難鄭伯與虢叔納王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亂世王與之武公之略虎牢以東又以后肇鑑與之王巡虢守公為王宮于郟王與之酒泉鄭伯由是惡於王矣鄭伯者鄭厲公突也突立二年而出奔為鄭昭公忽所逐昭公立二年又子亶立二年子儀立十四年突在外十七年再入為君又七年卒其卒之年即饗王之年也厲公突雖有功於惠王非賢君也輒廢古禮而饗王自厲公始惠王雖能克王子頹而欲立子帶非明君也故屈已受諸侯之享自周惠王始非賴齊桓公立其子襄王周室不知所為矣

附論天子下堂不下堂

正義釋天子無客禮按覲禮天子負宸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
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
云春夏受三享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
為車送迎之節注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
紫陽方氏曰覲禮亦下堂而迎諸侯自周夷王始周禮齊僕有
朝宗下堂以車迎送之節正義有或然之疑則周禮之不可信
者多矣

饗禮亡孔氏約大射燕禮解大宗伯饗燕攝王裸賓客
禮記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
子屢歎之孔氏曰饗禮既亡無可憑據今約大射禮燕禮解奏
樂及樂闋之節鄭注賓入大門謂朝聘之禮行朝聘既畢燕則

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明是廟門也卒爵而樂闋者賓至庭樂
作及至主人獻賓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酢主人
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樂作公飲卒爵而樂止是卒爵而樂
闋也此卒爵謂賓飲作樂卒爵則樂止諸侯稱公稱主君飲則
作卒爵則樂止宰夫之為主人者受酢而飲則樂不作無作則
無止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也回略改 孔文若其享時主君親
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屢歎此禮之美也○紫
陽方氏曰回疑天子饗來朝諸侯亦必有待之酌酒以獻賓者
如諸侯燕賓禮宰夫為主人天子則膳夫為主人今孔氏論享
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乃諸侯饗異國卿之禮推而上之
天子之享來朝者果不設主人乎李心傳三禮辨謂燕飲酒則

膳夫為主饗則王自主之語在大宗伯職回以大宗伯職考之
以賓禮親邦國之下正文與注中並無王自為饗主之文以飲
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昏之禮親成異女以賓射之禮親故
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此四禮皆用酒無王自為
饗主之文讀至大賓客攝而載果康成注曰載為也果裸也讀
為裸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主也
鄭師仲司農云王不親為主回謂大賓客王饗之也燕之也今
此文不言膳夫為主人康成乃謂大宗伯代王裸賓客以鬯又
曰君無酌臣之禮又曰攝酌獻師仲又曰王不親為主則不知
李心傳所謂饗則王自主之語在大宗者果何所據乎有大宗
伯大賓客則攝而載裸之李心傳所謂檢索不見其語孔氏所

謂饗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亦不知何所據也

饗燕食酒主人之疑

紫陽方氏曰饗禮酒不敢飲未見誰為主人周禮有大宗伯攝
裸燕禮酒成禮而爵無算王膳夫為主侯宰夫為主食禮設酒
于觶不飲不設主人鄭氏以禮酒為饗燕之酒王光遠王介甫
皆以為禮酒饗也飲酒燕也李心傳引春秋傳曰公當饗卿當
燕王室之禮也心傳謂由是言之饗燕皆謂之禮不得分而為
二矣回疑文王時未有天下鹿鳴以下二十二詩有文王燕饗
之詩有武王成王饗燕之詩文王為西伯可以享來朝之虞芮
及諸侯與諸侯之卿矣不然則用燕禮而已王燕禮用膳夫為
主人周公之制也文王未為王也則無此禮武王成王時始有

此禮乎彤弓錫有功諸侯曰一朝饗之此饗禮也異於燕裸不設主人而天子親酌之乎然君無酌臣之禮康成言之王不自為主師什言之大宗伯大賓客攝裸周禮書之回覺饗燕恐不甚相遠饗於廟燕於寢燕有膳夫之主人則饗亦當有之大宗伯之攝裸非乎諸侯饗列國之卿如晉侯享叔孫穆叔歌肆夏繁遏渠不拜歌文王之三不拜歌鹿鳴之三始三拜此饗禮也必不出三獻而成禮也有主君有賓有介必有三人昭六年季武子晉人饗之辭五獻而三獻昭元年鄭人饗趙孟五獻所謂五獻者豈可晉君一一親酌乎天子饗侯伯九獻天子親酌酒至九不亦勞乎饗燕一也膳夫為主人恐亦一也大宗伯攝裸推之則大宗伯亦可代酌獻也天子有饗士庶子之禮有饗孤

子耆老之禮必有主人湛露之燕蓼蕭之燕鹿鳴之燕伐木之燕皆有主人則彤弓之享必亦有主人回不敢曲徇先儒之臆說也

古今攷卷之三十五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骨體之數○豚解七體體解二十一體 骨折曰殺胥

禘郊之事有全胥 王公立飫有房胥親戚燕飲有

殺胥○士喪禮有豚解虞兼用豚解體解○天子諸

侯正祭有豚解體解○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二

殺不薦神尸兩髀不升主人主婦俎○膾不升喪祭

之俎

陳祥道禮書周禮王之牲事冢宰大夫贊之五官共奉之內饗

外饗割亨之司士帥其屬而割羞諸脊正其牲體○前脛骨二
肩臂臑也臑音孫奴到反肩臑音十虞韻不收後脛骨三肫音

也亦作膊胛亦作髀既夕明衣裳長及髀音斛脊骨三正脊脰脊橫脊
也脊骨三代脊長脊持牲亦曰幹短脊也正脊之前則臑也亦謂肫

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胛髀而為
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脊骨六而為九二髀正祭不獻神尸主

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臑不升喪祭之俎則祭之
所用者去髀臑而二十有一去二髀而為十九矣國語曰禘郊

之事則有全脊王公立飫有房脊親戚燕飲有髀脊則全脊豚
解也房脊體解也髀脊骨折也士喪禮持豚四髀去蹄兩胎脊

脊肺既夕鼎實羊左胖豕亦如之然則四髀者殊左右肩髀而

為四又兩胎脊一脊而為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而

已至虞然後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熟其髀體其犬豕牛

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熟其俎謂體解而爛之為二
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

陳祥道不解髀脊以豚解為全脊可疑○士喪禮豚四
解士喪禮未葬五奠○小歛之奠陳一鼎大歛陳三

鼎豚合升○月朔奠如大歛禘郊雖先有全脊後有
豚解體解陳祥道所以可疑鄭康成亦不解髀脊○
禮疏亦不解髀脊

儀禮士喪禮第十二陳一鼎于寢門外其實特豚四髀去蹄兩
胎脊肺設高霏西鄭康成註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略又下

文奉尸俛于堂入奠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胎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祇棺入升棺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鱠鮓九腊左胖髀不升康成注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合升四鬣亦相互耳○正義曰此為小歛奠陳之霏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略者凡牲體之法有二一者四解而已此經直云四鬣即云去蹄明知殊肩髀為四段案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云合左右胖此下文大歛亦云豚合升則吉凶之禮皆合升而鄭云喪事略者但喪中之奠雖用成牲亦四解故既夕葬奠云其實羊左胖豕亦如之是以鄭總釋喪中四解之事故云喪事略也
禘郊大祭雖居喪亦先有豚解後為體解是以禮運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殺謂體解而爛之國語亦云禘郊之

有全胥王公立飫則有房胥一作親戚燕飲則有殺胥者若然
禘郊雖先有全胥後有體解豚解禮運所云者是也此經云四鬣并兩胎脅與脊總為七體若豚解皆然也○紫陽方氏曰儀禮疏解國語全胥云禘郊雖先有全胥後有豚解體解如此則陳祥道以豚解七體為全胥可疑也士喪禮有襲奠脯醢醴酒小歛一鼎豚大歛三鼎豚魚腊朔月奠三鼎如大歛士月半不殷奠有薦新如朔奠謂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士喪禮未葬有五奠既夕禮則喪禮下有葬禮也殺胥二字鄭康成賈公彥陳祥道並不解

特牲饋食骨體之數尸俎九體有併骨二為十一○魚十有五之說祝俎三體加可併者二○阼俎主人俎

五體併二○主婦俎殼折餘如主人○佐食俎三體
賓骼不可曉○長兄弟及宗人折衆賓有公有司私
臣皆殼胥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注祭祀自熟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

宗人視牲告雍正作豕○夙興視側殺視牲之牲鼎魚鼎腊鼎

○所俎心舌之俎○所敬也所以敬尸○按祭尸取菹換于醢

○尸祭黍稷肺以祭肺○啐酒少旨○尸祭釀告旨釀肉味之有

○尸振祭舉肺臍之○乃食食舉謂食肺舉○主人羞所俎

○尸三飯者三○按特牲記云尸俎右肩臂臑肫脰正脊二骨

橫脊長脅一骨短脅注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

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台少牢之體數奇膚三離肺一割

肺一注離肺猶揜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割肺

為尸主人主婦祭魚十有五注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

數於月十有五而盈腊如牲骨○祝俎髀脰脊二骨脅二骨

注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

亦得奇名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三體膚一離肺一○阼俎主人

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注主人尊欲其

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於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

主婦俎殼折其餘如阼俎注殼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

不分左臑辟大馗○佐食俎殼折脊脅膚一離肺一注三體卑

者從正○賓骼注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為其已甚

卑而全之其宜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注長

古
卷之三
四

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私臣皆殺脊膚一離肺一注又略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肴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私臣自己所辟除者○賈公彥正義曰長兄弟及宗人折注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衆賓及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脊注又略又略者上文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折骨體已是略此又不言折而言殺脊言此所折骨值有餘體即破之可也○紫陽方氏曰牛羊豕皆有二十一體尚有兩髀與膈不在數據所云長兄弟及宗人折康成不言所折之骨體為何物乃二十四體之餘乎其於殺脊則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殺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如此則與前之

名折者皆解體二十四好物之外零殘骨肉一人得帶肉一骨以食也使殺脊果如此則士會所問之殺脊乃周定王以饗之者果如此薄乎陳祥道謂肩膊膈膊胛之骨不可以折所折者脊脅也少牢脊則先正脊脅則先短脅以屈而紆之故也回謂如此則脊骨三脅骨三皆可折而屈之一骨折為二骨而不殊故尸俎有併骨二祝胙主婦俎皆有併骨二其實皆一骨折二故尸俎以九體得十一之名祝俎以三體得五之名胙主婦俎以五體得七之名然則一豕之微有二十四體有心有舌以為肝俎有離肺以為舉肺有扞肺以為祭肺又有祭之之脊不在正脊脰脊橫脊之數牛羊剥皮無膚而祭與膳用其腸胃豕不剥皮豢腴君子不食故去其腸胃而以其皮為膚以尸體九祝

三主人主婦五為十佐食三賓一紐算其數合用二十八塊段如物升俎併髀臄計二十四物自少四物不可以充俎實也所謂折所謂斲脊破折餘體又寧有幾多骨體也耶

主婦俎斲康成注斲折是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不分左

臄辟大夫公彥釋曰案既夕禮記云明衣裳長及斲鄭注云斲

足跗也是後足也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者少牢主婦用左臄

此士妻辟之不用左臄用後右足不用後左足太甲鶴山先生

曰鄭億度耳○紫陽方氏曰細觀之昨俎主人之俎也臂也正

脊二骨也橫脊也長脅二骨也短脊也此五而七也又膚一也

離肺一也忽於主婦俎添二字曰斲折下文曰其餘如昨俎謂

此一物曰斲之折者以對主人俎之臂而曰其餘如昨俎則

正脊以至離肺如主人可讀也如鄭注則難解下文佐食俎曰斲折脊脅為三體則何必於主婦中贊斲折二字乎賓骼一段難解不可曉

李秀崑計犧牲飲數

二爵 一角 二觚 一散 四解

李秀崑三禮辨曰籩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

以韓詩外傳攷之則此十器共受二斗七升也今所設者左壺

耳戶東之尊以投壺之量約之則容十斗也而一祭之間尸飲

七主人飲十主婦飲八賓與祝皆飲五長兄弟飲八佐食及衆

賓長皆飲四衆兄弟內兄弟舉奠衆賓宗人公有司私臣皆飲

二凡用爵者三十二衆賓兄弟皆以三人為率公為司私臣

用觚者十三用解者三十一用角者四用散者二不應受酒十

一斗七升然則實之皆不及半也主人飲十凡六爵二觚一解一角共受酒一斗七升即半實之猶為八升有奇而每飲言解爵則其實亦未必及半不然不容書也○紫陽方氏曰韓詩外傳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梓人曰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觚當作解古字誤獻以一升而酬以二升故曰一獻三酬酒不舉者賓之初受酬者也如旅酬則無不飲矣三升之解雖若多酒然古人升小於今人之升也古禮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解當在二升觚之下四升角之上散五升最酒多而卑賤者飲之此李秀嵩計算飲數如此然和注侑食洗散獻于尸之前有六爵皆無算凡六爵無算者不可數計也散惟用之一次尸將饗

之秀嵩所算飲數其果然歟

李秀嵩算牲體之數 一牲三十二物

三禮辨曰尸俎右肩以下自今約之蓋一牲而折之為體者三十有二為殺脊者十有八而又有為羞為燔者肝既以為炙矣一肺而離之剝之為二十有九蓋古者人簡儉不以侈為禮耳○紫陽方氏曰王有上中下士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士則有寢有廟祭止於用一豕下士乎中士乎上士乎不知諸侯不命之士又何如乎以回計此一豕之體曰解體二十一之外有曰二髀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曰炙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曰肉今燒肉也并肺之舉離剝切則三十二也殺脊十有八容別細攷髀步禮反

偶計王膳用六牲之數

紫陽方氏曰王膳六牲馬牛羊豕犬雞為六鼎魚入庶羞不入鼎牛羊腸胃豕膚腊為三鼎而九鼎九俎陪鼎臠腳曉不與日一舉朔日二舉齋日三舉齋則三太牢也言太牢則少牢在其中矣一年三百六十日致齊三舉約一百日當享三百太牢除三百外有二百六十日為二百六十牢加十二朔又十二牢共計五百七十二牢祭祀賓客在外且曰千牢十年饗萬馬萬牛萬羊萬豕萬犬堯在位百年穆王饗國百年則饗馬牛羊豕犬各千萬牢乎諸禮經並不言馬如何食亦當有三十二體而無馬豕馬馘馬修脯馬腸胃之說其具於禮而實不宰乎韓魏公之課萬羊未足多也今日有大會動饗五百千者間用馬牛亦

盡矣古人豢大令人無之所以祭祀賓客不用犬

春秋左傳士會殺齊杜預注體薦半解其體○折俎體

解節折俎宴食殺烝無文○士特牲九體大夫少牢

十一體○諸侯天子俎體無文○體解節折升俎有

殺烝

春秋宣公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杜預注烝升也升殺於俎武子私問其故注饗當體薦而殺烝故怪問之武子士會謚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饗有體薦注饗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恭儉宴有折俎注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正義曰禮升殺於俎皆謂之烝鄭玄詩箋凡非穀而食之曰殺切肉為殺乃升於俎故謂之殺烝若公侯來朝王為設饗則當有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饗亦當有房烝今乃殺烝故怪而問之王為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殺烝是也其物解折使_借食共食啖之所以示慈惠也其宴飲殺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案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臠三肫四胙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二加臠脊代脅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五等諸侯總名為公故云公謂諸侯親來則為之設饗又設燕也饗用體薦宴用折俎若使卿來雖為設饗仍用公之燕禮亦同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紫陽方氏曰此既以半體為饗

禮之體薦為房烝則陳祥道以體解二十一節為房烝非也此既以體解折節為燕禮之折俎為殺烝則陳祥道不解殺烝其故何也祥道捨士會問殺烝不言指豚解體解為全胾決然不可也既曰全胾焉用解郊祭天禘祫祖宗用全體亦有豚解體解鄭玄所謂四鬍七體乃士喪禮之豚解回謂祭祀之全胾全體也饗禮之房烝體薦半體也殺烝之體解節折乃殺烝也故曰宴有折俎也鄭玄云四鬍七體正是喪祭用之引禮運以證曰腥其俎為豚解乃喪祭之豚解必非全胾別是一件禮物饗禮之所謂房烝所謂體薦乃半體之薦不可以體解二十一物為說其體解二十一物乃折俎也乃殺烝也如此而後說可通康成解特牲折字為殺烝皆非不可據而陳祥道誤以豚解為

全胥於禮傳並無所據

陳祥道全胥自為二說

紫陽方氏曰祥道以豚解七體為全胥王郊祭天禘祫宗廟用豚解七體而已乎有牛有羊有豕而郊壇有全胥之犢祥道禮書第八十八卷論園丘之祭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生情全胥法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胥如此則角繭之犢全乎解乎全胥非豚解明矣

國語說全胥房胥殺胥○全其牲體而升於俎○半解牲體而升於俎○體解節折而升於俎

孔穎達正義論全胥房胥殺胥謂國語說此尤詳引其文附此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享則有全胥王公立飫則有房

胥親戚宴饗則有殺胥皆作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燕禮以示容合好將安用全胥注國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胥王公立飫猶饗禮也禮之立成者名為飫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胥傳言體薦則房烝也親戚宴饗則宴饗禮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殺烝此傳略而文猶是殺意故註皆取彼解之○紫陽方氏曰穎達此疏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豈祥道豚解七體乎半解牲體而升於俎祥道謂體解二十一體可乎體解節折而升於俎為折俎為殺烝祥道何故以折俎解房烝而不解殺烝乎其誤也根於康成

魯頌邁豆大房證全胥

紫陽方氏曰偶憶魯頌闕宮有曰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魚載
羹籩豆大房按呂東萊讀詩記見所記以大房為全胥謹書諸
此○呂東萊記毛曰毛魚豚也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
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
知是半體者國語云郊禘之享則有全胥王公立飫則有房胥
親戚燕饗則有殺胥如䟽文次全胥謂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
節折則房胥是半體可知

古今攷卷之三十五終

古今攷卷之三十六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氏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特牲士禮主人俎曰胙俎○有司徹大夫禮有胙俎

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紫陽方氏曰胙俎謂

祭祀賓客天子之俎也今融會注䟽簡其辭祭宗廟有胙俎謂

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尸

酢禮亦當然所以鄭注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

屬徹之此祭祀之胙俎也賓客食謂王與賓客禮食於廟賓在

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胙俎亦膳夫親

徹此賓客之胙俎也○特牲饋食士禮少牢饋食大夫禮有司徹有胙俎主人之俎也別見骨體數內

天子賓客禮食與公食大夫不同公食大夫君前無食公食大夫主君與聘大夫禮食賓前有食君前無食退俟於廂此天子諸侯禮食王前有食俎者天子於諸侯其禮異於諸侯與聘大夫故王前有俎云○紫陽方氏曰公食大夫禮食他國來聘之大夫也七鼎七俎無尊設飲酒漿飲俟於東房六豆黍稷六簋牛豕羊魚腊腸胃醢醬菹醢大羹湆贊者告具賓升祭告備賓又祭公揖退于廂賓三飯三飲賓出則三牲六俎歸于賓館此所謂公食大夫君前無食也主食不主飲所以不設主人無酬酢之禮不用樂

凡祭祀致福受而膳之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注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正義應云致膳而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故云致福知諸臣有致胙法者按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子產云祭有受脰歸脰注受脰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脰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今彼雖據諸侯禮王之臣致胙亦然○紫陽方氏曰古人重祭之胙肉春秋僖九年王賜齊桓公胙孔子燔肉不至行其重如此今之學者於釋奠禮畢觀初獻官飲福受胙惟此禮近古明日諸生分胙肉各得一臠又鄉里祭社各分肉以歸亦古胙肉也古天子之臣祭於宗廟而歸胙於君六牲之一毛也宰夫受之以膳王古

人質朴或然也後世天子郊廟不講此禮第費賞賜金帛以萬億計則太過雖大臣祭其先僅從俗禮家人之饌無殺牲之獻則未嘗有以肉進君之事也

新為臣之摯受以給王膳

以摯見者亦如之疏謂卿大夫以下新任為臣者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來見王亦如之者先鄭云亦受以給王膳也○紫陽方氏曰如此則王之所受羔鴈雉不亦夥乎天子一日之膳所殺衆矣六牲中不云羔鴈雉有犬雞羔小羊也以給王膳天子有九官三夫人九嬪凡牲舉其大不言其細所用之處亦不勝其多後世廢此禮久矣

耆老孤子士庶子之饗

漢饗衛士

外饗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饗士庶亦如之注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正義曰死事者之子謂若左氏哀公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顏庚至二十七年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召顏庚之子而賜之是其禮孤子之法者耆老謂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紫陽方氏曰孤子易曉也尋常讀耆老二字謂老者而已今正義謂為死事者之父祖乃知回讀書不審細者多矣漢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成死事侯即顏庚子之邑也漢武帝有羽林孤兒死事者之父祖養於有司而與饗禮周之後漢唐未有攷也武王伐紂豈無死事之兵卒成王伐淮夷亦恐有死

事者後來兵寢刑措四十餘年漸無之矣

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無酌數

酒正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注云要以醉為度○紫陽方氏曰此文兩下饗字殆饗之時不同乎以醉為度無酌數王親饗之必亦以膳夫為主人必不如王昭寓之說饗禮之禮酒盈而不敢飲也試嘗歌文王鹿鳴伐木之詩恐是時未有饗燕之分上恩逮下下情通上略君臣之勢而厚主賓之歡待孤子耆老與士庶子亦猶是耳與宗廟大饗又不同而周天子饗禮俱亡故學者多一偏之論

王膳飲凡二十四官

紫陽方氏曰王日一舉朔日二舉齋日三舉膳也饗燕小事飲

酒漿也凡二十四官具于后

膳夫所掌前已備書○庖人掌共畜獸禽辨其名物膳羞好羞

○內饗掌內之膳羞割烹煎和○外饗掌外祭祀割烹脯羞刑

臠○烹人掌共鼎鑊爨烹煮○甸師掌耕耨入盞共蕭茅野果

菰○獸人掌罟田獸入腊人筋角皮毛○獻人掌獻梁辨鱸菹

○鼈人掌取互物簠魚鼈龜蜃○腊人掌乾肉脯腊臠胖○醫

師掌聚毒藥共醫事○食醫掌和食飲膳羞醬珍齊和○疾醫

掌萬民病有五藥等養病○瘍醫掌腫潰金折四瘍○獸醫掌

療獸病○酒正掌辨五齊三酒四飲○酒人掌為酒役世婦不

可曉○漿人掌共六飲○凌人掌冰膳食不可無水○籩人掌

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醢人掌凡醢物○鹽人掌苦

鹽散鹽形鹽○冪人掌共中冪八尊六彝

紫陽方氏曰自膳夫至冪人二十四官皆王后世子膳飲之事

而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五官與其間何也食醫掌和王之

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既春時飯宜温羹

齊既夏時羹宜熱醬齊既秋時醬宜涼飲齊既冬時飲宜寒凡

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注各尚其時味而

金木之載於土內則棗栗飴蜜以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

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芘會成也稌稷也爾雅凡君子

之食嘗放焉回謂此醫似非察脈視病用藥之醫醫師為五醫

之長而食醫屬焉其和齊必古灋有所傳疾醫瘍醫亦王左右

之所不可少獸醫則相視王庖所烹宰之禽獸其有病者去之

如今死馬食者必病也貴人之家早起日以醫視脉則王之起

居不可一息無醫望色聽聲知其病之所在起居飲食相為用

此五醫所以在膳夫庖人酒人漿人之儕也膳夫為食官之長

上士二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其任可謂重矣庖人有賈八人主市買知物價者

實不掌庖厨之事掌烹煮自有烹人內饗外饗烹人分任鑊鼎

之事甸師掌耕種藉田收粢盛蕭茅果菹喪事代王受青灾若

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既殯太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

藉田之神受灾青免後殃古何為有此制國家何用此事也同

姓有臯則死刑說者謂有議親之典必同姓絕服而犯死罪不

隱於市付甸師殺之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磬於甸人磬字

奇又兼共薪蒸其權重故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獸人掌甸獵腊
人掌乾肉腊膾胖四其名獸人掌魚梁為筍而不言網罟荆湖
多魚回從今呂公左丞向來經過復州界魚湖戶小船迎迓一
鳴榔撒網魚滿網矣數網滿船略取之縱其去數千魚戶利入
于州司甚博兩次失江險北兵渡皆魚戶頭目困於剋剝往為
鄉導也東吉元守復州州治前河道太守之魚也十二月網之
一日水落六尺之魚多出於水在河則鱗物厚六尺也多乎哉
鼈人又為一官籍互物有介甲者龜鼈鱗刀鱗莫結反含漿乃
蚌蛤之類狸物若鰕鱖之類凌人則膳飲所需不可無冰鑑音
曰甄也音賈疏謂今之甕大喪共夷槃冰夷之言尸也實冰于
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

夷衾移尸曰夷于堂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
尺漆赤中凡高廣長深之字皆去聲俗多作平聲賈疏謂叔孫
通所作下文籩以竹為之形如豆容四升面徑尺柄尺亦云叔
孫通所作周之籩豆不可得知叔孫通以意為之故又曰叔孫
通制禮器漢書所無也李心傳曰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後世禮文放逸官失其方為君子者則亦當講求古制脩其禮
物以授有司蓋不容略也然則此正士之所留意也豆籩回謂
天子三十有二秀嵩謂三十六恐不然醢醢洎壘麇總名謂之
醬不止今之日曬之醬豆醬麥醬如鱈醬鱈胡遣切長五六尺似蟹可以為醬蛤
蜊醬魚鮓醬皆是苦鹽李心傳謂之顆鹽西北有之回至草地
達人見惠曾食而今教化平章往為奉御過回家見此物嗔不

合擅藏御膳散鹽今淮浙閩廣鹽形鹽人為飴鹽謂恬鹽戎鹽也秀崑謂蜀水諸郡廣安大寧井鹽鹹而恬解池鹽回未識草地鹽出草磧中西域鹽生竹木間未識冪尊䟽布畫布王中以黼陳祥道畫為圖此二十四官大略也

膳夫為食官之長醫師為五醫之長○庖人有賈八人甸師之徒三百人○喪事代王受青灾同姓有罪則死刑○甸師共薪蒸獻人梁笥不言網○兩失江險皆魚戶復州多魚○冰鑑音濫甄音緹漢大喪夷槃制度○叔孫通制禮器漢籩尺寸○高廣長深皆去聲草地鹽

右十六事並見前段議論中此題目也他倣此

酒漿籩醢醢鹽冪奄女奚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人酒三人酒三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遺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月令仲冬其器閔以奄於檢反女酒女奴曉酒者也女漿以下倣此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為奴其少才智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紫陽方氏曰近代無從坐没入官為奴婢之法北方以兵擄則有之近代瀆之不善者宦官進子宮無罪之人良人女犯姦三人以上理為雜戶斷脊杖送妓樂司收管是以州郡無行之弟子世世養女為侍官司筵席祇應穿髻紅大衣服冠佩送迎朔望隨衆唱喏

如男子今日遂無之

共祭祀之好羞鱧魚蟹胥

鱧魚雅切

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荊州之鱧魚青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正義曰尋常所供並在內外饗今言好羞是非常之物謂美魚之屬

好呼鶴山先生曰未必然

共喪紀之庶羞

庖人共喪紀之庶羞注喪事之祭謂虞祔也正義曰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灋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虞祔之祭乃有之

共賓客之禽獻禽獸對文散文○雌雄牝牡對文散文

四足而毛未孕曰禽

庖人共賓客之禽獻注禽獻獻禽於賓客獻古文為獸杜子春云當為獻正義曰凡鳥獸未孕曰禽爾雅四足而毛曰獸兩足而羽曰禽是對文例若散文則通獸未孕時雖四足而曰禽是以名為禽獸其中亦有羔豚犢麇又云以禽作六擊禽中亦有羔謂若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亦是對文案詩云雄狐綏綏走亦曰雄尚書曰牝雞無晨飛亦曰牝並是散文通義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紫陽方氏曰禽獸皆可稱曰禽司馬職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謂禽獸之小者曰小禽也通稱也不但四足未孕曰禽也所以凡獻禽獸於賓客總曰禽獻

備品物為薦致滋味為羞○生肉為鮮乾肉為薨

庖人死生鮮薨之物薦羞之物注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

味為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為尊鮮謂生肉菟謂死肉○紫陽方氏曰后世子言膳羞故注特別言王之薦羞以所進不同

羔豚膳膏香脍鱠膳膏臊○犢麋膳膏腥鱧羽膳膏羶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脍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鱧羽膳膏羶注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脍乾雉鱠乾魚鱧鮮同魚也羽鴈也鄭司農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膏羶羊脂也玄謂膏腥鷄膏也

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麋物成而充○脍鱠曠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

康成曰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麋物成而充脍鱠曠熱而乾魚鴈

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鷄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鶴山先生曰此說未然○紫陽方氏曰內則此四句康成注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為其太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禮記香作薌牛膏薌犬膏臊鷄膏腥羊膏羶如康成之說古人於王獻之禽春夏秋冬煎膏不同以休廢之味節王氣何其拘也此所以不可無食醫與乾雉乾魚此二物於夏食之何謂肥蓋豚羔犢麋皆未孕四足之禽宜有益於人又何必節其氣鶴山以為未然是矣

附脾肺心肝腎五物祭五祀且論戶行脾腎皆有主尸脾腎五祀皆有主先祭主後迎尸月令孟春祀戶祭先脾於廟

有主有尸用特牲席于奧設主于戶內之西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祭肉脾一腎再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前筵迎尸如宗廟之禮孟冬祀行祭先賢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軼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軼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祭尸

附論膳夫至冪人二十四官名物數

膳夫食官之長詩仲允膳夫膳之言善今時美物曰珍膳上下中士府史胥徒並不書並○食飲膳羞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以養王及后世子進物於尊者曰饋○食用六穀稌黍稷梁麥苽苽徐徐稻也胡也○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飲用六清水漿醴醕醕醬○羞用百有二十品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

味為庶羞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珍用八物淳熬淳滂

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膏制度已見前○醬用百有二十甕醢醢醢

人共醢六十甕醢人共醢六十甕○王日一舉朔日加一舉齊

日三舉齊必變食殺牲盛饌曰舉后與王同庖后不特殺一日

食有三時日中而餽以樂侑食齊日不侑樂○鼎十有三物馬

牛羊豕犬雞魚或腊腸胃膏脚腫臄牢鼎九物謂牢鼎之實膚

以上至馬也亦九俎陪鼎三脚腫臄無俎○授祭鼻肺也脊

也禮飲食必祭品嘗食每物皆嘗之卒食以樂徹手造造作食

之故處火熟者先君子備火齊不得大荒大喪大札天地有灾

邦有大故大荒凶年大札疫癘日月晦食地震動寇戎刑殺不

舉謂不殺牲亦謂不舉樂司寇行戮君不舉樂膳夫不舉不殺

牲○王燕食謂日中食謂夕食奉朝之餘膳替祭牢肉○祭祀
賓客徹胙俎稍事小事飲酒設薦脯醢王燕飲酒主人當燕賓
膳夫代為獻主君不敵臣燕義諸侯宰夫為獻主○掌后世子
膳羞主其饌之數不會凡內修修脯也致福受而膳之諸臣祭
祀歸胙以摯見亦如之摯羔鴈雉不言工商鷄鶩王后世子膳
不會

庖人庖之言苞裹肉曰苞苴賈八人賈主市買知物價○六畜
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卜日曰牲○六獸麋鹿能膺
野豕兔玄謂當有而狼不屬○六禽鴈鷄鶩雉鳩玄謂於禽
及六摯宜為羔豚犢麋雉鴈恐不然鳥獸未孕曰禽○凡其
之有一其

畔之魚鱸與鮮同謂生肉菹謂死肉苦老反

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祭祀好羞荊州鯪魚青州蟹胥○
喪紀庶羞謂虞祔○禽獸春夏秋冬行行用也羔豚腍鱠犢麋
鱸羽膏香臊腥羶腍乾雉鱠乾魚鱸魚也羽鴈也香牛脂臊犬
膏腥雞膏羶羊脂羔豚物生而肥犢麋物成而充腍鱠曠熟而
乾魚鴈水涸而性定○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
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八物得四時之氣尤盛用休廢之脂膏
煎和之膳羞是正王及后不會禽獻是加世子會王后世子皆
可以禽獻於賓惟會世子恐未然乃注之妄云
內饗割亨煎和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熬也和齊以五味肆註
齊反辨體名脊脅有臂臠之屬前臠周人兩貴淮南子周公前
臠不絕於前辨肉物載臠之屬臠音臠或詩或燔或炙注燔是

肉炙是肝附嘉穀脾臠脾今臠脾五祀尸祭行用脾兼用腎則
今臠子也臠口上曰臠口下曰函毛氏曰臠函也說文云函舌
也又曰裏肉也此殆牲唇如猩唇者○辨百品味庶羞之屬取
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胥實俎曰載胥亦升俎選
百羞珍物恒選擇其中御者牛廝羊羶犬臊鳥狸於弗豕星馬
蝼前已備書

內饗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祭祀禘祫月祭等共羞脩刑臠胖
骨鱠修鍛脯也加薑杜鍛治之為鍛修亦曰鍛脯不加薑桂不
鍛治直謂脯此修脯之異者胖如脯而腥者乾則為脯不乾而
腥謂之胖普半師仲刑臠夾脊肉非或曰膾肉無所出骨鱠謂
骨有肉非骨自是牲體鱠自是魚乾臠火炙反凶武反玄謂刑

鉶羹特牲有鉶羹盛豕臠臠臠肉大臠臠直輒反之涉反所以
祭者魚肉總有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謂大臠據肉而言如
此則魚有臠謂之大骨牲體若體解十一雖據骨而言骨有肉
鱠夏行脍鱠同義

外饗掌外祭祀割亨殮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
莫盛於饗聘日致饗急歸大禮康成將幣者聘享也諸侯來朝
亦朝日致之有飪有腥有牽又有酒米兼燕與食又多芻薪米
禾饗耆老孤子士庶子耆老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孤
子死事者之子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喪事陳鼎
俎殷祭虞祔皆有鼎俎士喪禮小斂一鼎大斂三鼎朔日祭如
之月半不殷奠薦新如之

亨人主為內外饗煮肉共鼎鑊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胥于鼎齊多少之量少牢饗在廟門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何不言膚各異鑊鑊別有一鼎鑊中肉熟各升一鼎王十二鼎六牲六鼎腸胃魚腊膚三鼎或謂天子膳腳脰三鼎曰陪鼎正鼎九有九俎天子所享廣衆當用鑊不可數計饗今之竈周禮儀禮皆言爨論語王孫賈始言媚竈禮記祭法天子七祀有竈月令孟夏其祀竈皆孔子後書大羹肉湆不致五味鉶羹加鹽菜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即膳腳脰也盛於鉶器為鉶羹盛於豆為庶饌

甸師郊外曰甸師猶長也主共野物官之長率屬耕耨王籍耨耘芋也芸音子亦音茲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

推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芸芋終之以共齋盛齋音資以時入之謂麥夏熟禾黍秋熟穫之送入地官神倉籍田之穀衆神皆用獨言帝籍舉尊言之上帝之帝也齋盛祭祀所用穀也稟稷也稟即齋穀者稷為長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五行土為尊始知稷為五穀長爾雅以穀為稟通言六穀皆是稟大宗伯云辨六稟之名物在器曰盛祭祀共蕭茅鄭大夫衆云蕭字或為蒿讀為蒿非是詩取蕭祭脂蕭香蒿也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既奠然後燂蕭合馨香鶴山先生曰合馨香是也鄭衆以蕭茅為一物非杜子春讀為蕭是饋獻之後陰厭取蕭與脂黍稷共燂之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齊桓責楚包茅不入束茅立之祭前沃酒

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鄭大夫之說茅是也以蕭字為首則非是共祭之直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直直以籍祭亦指士虞禮也縮酒左氏管仲辭是也康成又云縮酒沔酒也醴齊縮酌此司尊彝職文司巫祭祀共菹館茅以為菹菹即苴兩官共供茅謂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為苴以供宗廟是鄉師大祭祀供茅菹謂祭天時也共野果菹之屬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菹瓜瓠之屬菹力果反喪事代王受青菹前已詳書同姓有罪則死刑公族無官刑前已詳書率其徒以薪蒸後外內饗之事徒人三百之徒給內外饗之侈大曰薪小曰蒸

獸人掌苦田獸苦罔也冬獻狼夏獻麋狼膏聚聚則溫麋膏散

散則涼以收時之苦春秋獻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狸內則狸去正脊皆可食弊田弊仆也仆而田止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守罟備獸觸攫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謂虞人墮所田之野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珥主令田衆致禽其中以給四時廟祭春獻祭社夏獻享禴秋獻祀祊冬獻享烝大獸公之輸於虞中小獸私之致禽而珥馬珥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兵甲器械為軍實斬首亦軍實生執俘囚亦軍實晉捨秦囚先軫曰墮軍實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王府○紫陽方氏曰田獵以野獸給四時宗廟之祭則在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之外亦盛矣魚人字從省文為梁梁水堰也徒三百人堰水為關空以筍承

其空正義空作孔笱者葦薄承其闕孔魚過取之詩敝笱在梁
詩魚麗于罟即曲梁寡婦之笱王鮪季春三月鮪新來王鮪鮪
之大者薦于寢廟廟之寢魚鱸生莢乾一歲三時五取魚孟春
獺祭魚取十月獺祭魚取季春薦鮪取鼈人秋獻龜魚取季冬
漁人始魚取正義此說拘於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諫之
非時魚者之租稅○紫陽方氏曰魚人為梁為笱取魚而曰寡
婦之笱豈文王時澤梁無禁之謂乎周關中之地自西戎至此
狄南界蜀漢東抵潼華函谷有黃河焉有涇渭焉有灞滻無窮
之水焉不言網罟則黃河及凡大水皆不漁乎公家第以寡婦
之笱取魚王鮪之大者豈葦薄關孔之所能容乎其徒止四十
人豈官不親漁而聽民自漁不許竭澤不許為網而以分數入

官乎故曰凡魚征入于王府師仲謂漁者之租稅近世荆湖魚
利前已言之東南養鱸之征古亦無此

古今攷卷之三十七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蕭何次律令

紫陽方氏曰移平城之圍在叔孫制禮儀之前却添蕭何次律令於此然後附廣律令攷於此下呂東萊曰按本紀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之後回謂東萊改禮儀為朝儀良是移律令軍法相次序亦是謹依之○前漢刑法志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閑姦於是相國蕭何攬撫秦法取

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晉刑法志曰漢承秦制蕭何定律益事律輿廐戶三篇合為九篇輿律戶律廐律三篇總謂之事律救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東萊曰此蕭何次律令之大略也回按志師古曰攬音九問反撫音之石反

附廣律令攷○論律字義同異

六律始於黃鍾故曆生於律易曰師出以律此軍師之法律也李悝蕭何之律刑罰之法律也律管萬法之所由始今附曆攷於此蕭何律令之後

史記律書一六律六呂竹玉銅

史記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呂為萬事根本焉○索隱曰按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黃鍾太簇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陰六

為呂太呂

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名曰律

者釋名云律述也

所以述陽氣也律歷志云呂旅也助陽氣也

案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為之呂亦稱同故有六律六同

之說元間大呂二間夾鍾是也漢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數十二

律之變至六十猶八卦之變為六十四卦也故中呂上生執始

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商呂而六十律畢律曆志云夫

推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贖索隱鈞深

致遠莫不用焉是萬事之根本也○紫陽方氏曰六律為萬事

根本以事物言之則天地間有形之器皆本於律而事之形生

於神有生於無者亦不能外是舜典言詩言志律和聲古之詩

有律尚矣唐虞賡歌便有矣後世至唐始有律詩七言五言拘

於仄仄平平平仄仄而又拘於韻至於晚唐近日四韻之衰
不如毛詩選詩陶詩之自然叶律也乃若律已律身律人律下
皆法制之義而兵之紀律則根於易師之初六云

史記律書二吹律聽聲唐以來法不傳

史記律書曰其於兵械也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
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季冬殺
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索隱注兵械
尤所重易曰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也注望敵知吉凶正義曰正周
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是也故左傳稱曠知南
風之不競此即其類也注武王吹律聽聲曰其事當有所出今
則未詳○紫陽方氏曰行軍古有望氣聽聲之法今皆亡矣武

王伐紂吹律聽聲西漢司馬遷猶曉此法唐人司馬貞著索隱
則云當有所出今則未詳唐太宗李靖殆亦不常講此史記於
兵械尤重引律不知械字何議論黃帝顓頊成湯用兵定火災
平水害述興述廢勝者用事似乎天運不傳六呂六律相間用
事一氣相禪如水尅火土尅水望氣聽聲已不切下文叙咎犯
王子成父孫武夏桀殷紂秦二世漢高祖文帝兵事於律全不
相關矣古人作文疎處不可掩然文勢終是好

史記律書三論七政二十八舍

史記律書太史公引書曰七政二十八舍索隱曰七政日月五
星七者可以正天時又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二十
八舍即二十八宿之所舍也○紫陽方氏曰馬遷書曰七政舜

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索隱孔安國傳七正日月五星各異政此九字今書孔傳有之但馬遷所謂二十八舍書無此四字以四推之恐是指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孔傳南方朱鳥七宿春分之昏鳥星畢見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虛玄武之中星昴白虎之中星言秋分冬至七星皆見所謂二十八宿蓋指此四句耳

史記律書四八風十母十二子

不周風居西北東壁居不周風東而東之至于營室東至于危十月也律中應鍾陽氣之應不用事其於十二子為亥亥子丑冬三月倒行斗牛女虛危室壁○廣莫風居北方東至於虛又東至于須女索隱曰嫫女名也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陽氣鍾黃

泉而出其於十二子為子其於十母為壬癸又東至牽牛東至建星回曰斗牛女虛危室壁今不書南斗而書建星月令仲春昏弧中且建星中注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今年二月初五日春分自此每曉樓東見星四更時牛斗東起天形漸壯牽牛亦漸壯南斗在南似平旦牽牛中矣月令仲春日旦牽牛中不爭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東萊大事記春分日在婁月令注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此指初一日也在今微不同也馬遷於此曰十月律中大呂其於十二子為丑回曰廣莫風該十一月十二月大抵八風有一風主一箇月者有一風主兩箇月者○條風居東北南至於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回曰泰太同言萬物簇生其於十二子為寅南至於箕於心於房正二三月倒行

角亢氏房心尾箕○明庶風居東方二月也律中夾鍾言陰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茂也其於十母為甲乙南至氏亢角言萬物俱有枝格如角三月也律中姑洗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娠也音振○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萬物皆有羽翼四月也律中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言陽氣已盡也似乎音以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西至于柳注音丁救及伐木丁丁之丁也又注味也天官書云柳為鳥味正文謂萬物始衰陽氣下注五月也律中蕤賓陰氣幼少曰蕤痿陽不用事曰賓回曰井鬼柳星張翼軫古次序如此今清明風主四月五月兩箇月律中仲呂蕤賓

是矣而謂七星之星在張之先何也此四月五月占柳星張翼軫五宿○第六風曰景風居南方其於十二子為午回曰午乃今之五月也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回曰此謂夏至五月一陰生也其於十母為丙丁陽道著明故曰丙萬物丁壯故曰丁列宿不言井鬼而曰西至于狼孤言萬物之剥落一作桑落狼言萬物可度量回謂馬遷不書東井與鬼豈以與鬼僅四星三度大狹東井八星三十四度大廣故不書井鬼而遠取孤狼狼一星在東井赤道外孤十星七箇星如弓背三箇星如弓之挾矢以射乎狼孤矢在天狼之後以見惡獸在前弓矢在後天所不容也今以孤為落物就死尚近以狼為量斷萬物則何大遠耶下文涼風六月亦似偏○涼風第七居西南維六月也律中林鍾

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滋味也此至於罰言萬物氣奪可伐此至于參言萬物可參也七月也律中夷則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賊萬物此至于濁北至于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其於十二子為酉回謂涼風分主六七八月何也參星正跨赤道十箇星古十度三星在中赤道外四角四星如被單分直道內外三星之下有三星直上曰伐故謂狼弧參伐亦曰參旗今書曰罰何也義豈通乎濁爾雅曰畢屋也八星十八度在赤道內如畢弋之狀如箇了子留昴星也史記註作卯留留謂陽氣稽留昴七星十一度在赤道內胃畢之間近黃道故曰昴畢之間為天街日月所必由又為胡星太白入昴日食月食俱不利於胡○八閭闔風居西方其於十母為庚辛此至于胃于婁于

奎九月也律中無射陰氣盛陽氣無餘其於十二子為戌萬物盡滅故曰戌

史記律書五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黃鐘長八寸七分一宮大呂大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長幾寸分不備書索隱曰上文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七分九寸即十分之寸不依此法也云宮者黃鐘為律之首宮為五音之長十一月以黃鐘為宮則聲得其正舊本多作七分蓋西漢書云黃鐘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劉歆鄭玄作分蓋誤也○紫陽方氏曰古十二律氣至灰飛亡之久矣

馬遷曰音始於宮窮於角索隱曰如上文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是其窮也

論史記律書西漢律歷志

紫陽方氏曰馬遷史記律書第三曆書第四班固合律曆為一撰西漢律曆志第一第二下回已專著曆象攷矣韻書三十三錫歷曆通用異字同音狼狄切固論律根於遷取王莽時劉歆備數和聲等作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鑄木曰柷五聲之本生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馬以九十分為寸班以十分為寸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韋昭注天之中數五曰一三在上九七在下地之中

數六曰二四在上八十在下此皆要語餘尚多不具書

李悝律曰法經六篇平糴法附

通鑑外紀書李悝事於周威烈王十四年己巳東萊大事記李悝書事於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末入溫公通鑑去春秋七十餘年李悝為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又書魏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法又著法經六篇按前漢晉志杜佑通典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八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工商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

糴者必謹歲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
一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令大熟四倍收六百石中熟
計民食終歲餘四百石官糴三百此為糴三舍一也
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
日謂中一分小飢則發小熟之歛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歛而糴之
又按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政莫急於盜賊須刻捕故著囚捕
二篇其經狡越城博戲傲不廉淫侈諭制以為雜律一篇終以
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具律今之名例律也
紫陽方氏曰論李悝平糴法每畝歲收一石五斗百畝歲收百
五十石上熟收六百石畝收六石恐無此理六百石而官糴三
百石恐無此例今平江府曰收百合斗或加一加二如三如加
三收兩石極矣即合百斗兩石六也每畝大熟收二石宋軍糧

斗百合七升七合耳每歲和糴動一二百萬石民以為苦然亦
得楮為用賈似道買公田免和糴公田尤為民苦不如和糴今
國亡矣不必論三代之法至于周穆王五刑之屬三千而孝經
亦曰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春秋末孔子之時猶用周之
刑法春秋末去通鑑七十八年李悝變法去孔子卒壬戌七十
三年而周三千之刑盡廢一傳而為商君相秦之法雖更漢高
文惠而秦法卒用至于五代宋誠可浩歎也哉

尚書典謨之律詩律之律

紫陽方氏曰書舜典同律度量衡孔傳云律法制及尺丈斛斗
斤兩皆均同注律字不分曉疏亦不言律為何物舜命夔典樂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

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回謂此注始明白
但音用史記律音而不指黃鍾大呂等名雍府謂律之和聲者
下文八音克諧是也樂之聲也然舜之所謂樂所謂聲乃從詩
起其意若曰變汝教胄子正直而溫和寬和而莊栗剛毅而不
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
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
皆能和諧無能相奪此疏全語鶴山先生要義取之曲亦取之
書此益稷於禹四欲四汝最後予欲闢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以出納五言汝聽注疏並不言六律六呂名數今曲取馬遷律
書記在後

兵刑自伏羲黃帝以來

紫陽方氏曰黃帝有涿鹿之戰蚩尤為黃帝所滅此大刑用甲
兵之始也伏羲畫卦又重卦制器十三卦首曰網罟佃漁取諸
離而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取諸睽此弓矢
之始也自伏羲重卦即有之矣杜佑通典謂陶唐以前未聞其
事但自舜始為唐堯兵刑事見呂刑

堯誅三苗五虐伯夷刑臯陶士

紫陽方氏曰呂刑穆王所稱皇帝孔傳帝堯也當時三苗氏作
五虐之刑而中國之五刑未見焉三苗之五刑曰殺戮無辜死
刑也曰劓刖截人耳鼻曰剕黥剕陰黥面又四者摠為五虐堯
是時未有舜也乃命三后伯益降典折民惟刑而禹平水土稷
降播種時則伯益主刑為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傳以士為臯陶

則堯時臯陶亦已作士主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傳以訖為絕回謂此意當是指典獄之官不患乎挾威勢以來脅惟患挾貨賄以來賂也訖者今世曰休之義也

五刑四罪自舜典始臯陶作士大舜同

紫陽方氏曰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灾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回按尚書有史官書帝王之言堯典多有帝曰字舜典有帝曰格汝舜亦堯曰也後舜格于文祖繼以咨十有二牧單書曰字乃舜曰也蠻夷率服之下始書舜曰字而後皆書帝曰皆舜也書曰者皆堯舜所言也餘皆史官之所書如象以典刑至怙終賊刑七句下忽有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九字孔傳云舜陳典刑之義

勅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如此則象以典刑以下七句非史官所書乃舜之所言乎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必舜所自言却又無舜曰字下文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回謂此史官所書而流放竄殛四罪之始也象以典刑一句孔傳謂法用常刑以象為法以典為常無後世赭衣之說流宥五刑謂以流放寬之法寬五刑似謂舜於墨劓剕宮大辟之刑以流放寬之減等之甚者也下五句傳皆是舜首咨禹次咨棄契弟四咨臯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申堯時之命也五刑有服傳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此一句不分賦五就三服傳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

宅三居傳謂不忍加五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
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三等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
里之外惟明克允傳文尤不分曉此八句舜口所云也回所以
書此堯以前不可攷姑自舜始

舜臯陶論刑

禹謨舜帝曰臯陶惟茲巨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
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紫陽方氏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孔傳刑疑附輕賞
疑從重忠厚之至東坡應制科秘閣六論刑賞忠厚之至此一

題也回味此一章何其忠厚之至耶孔傳刑期於無刑此一句
解非是孔謂雖或行刑殺以止殺終無死者舜上文謂惟茲臣
庶罔或干予正未見得是殺以止殺舜意欲刑之為刑設而不
作耳

胤征政典之刑

紫陽方氏曰夏仲康命胤侯掌六師征羲和曰克有常憲曰邦
有常刑刑法之來也遠矣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後時者殺無
赦孔傳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典之治典回按先時
後時二句孔傳謂先天時後天時夏后專為曆象天文之官設
此一條嚴矣哉又知政典之書猶周之六官也

康誥論刑臯司

紫陽方氏曰成王以殷餘民封康叔作誥曰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又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非汝封兩句孔傳之意似謂刑人殺人劓刑人豈非汝封職任之所得為乎無或兩句則謂汝雖有刑人殺人劓刑人之權無或輕用之也陳訓布臬訓法殷法有倫謂夏之法可師者師之要囚要於宵切訓謂察其要辭乃服之義服膺思念五六日十日三月乃大斷之慎之至也後乃曰元惡大憝不孝不友刑茲無赦豈非殷頑民難化取不孝不友刑之乃刑亂國用重典歟

立攻論刑周官論刑準人準夫

紫陽方氏曰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屢言準人準夫平法謂士祥官周禮有士師無官名準者何也其後屢言庶獄謂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傳公為武王司寇封蘇國長我王之長訓為長施行於我王國回謂不然謹刑可以永天命當如此說始周官統六師平邦國司馬司寇詰姦慝刑暴亂傳謂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物無故掇夏秋二字為長物殺物冬官却作如何說

呂命論刑官及內貨來刑罰之異

紫陽方氏曰書不可不讀讀不可不抄回二十一歲知讀書三十餘歲方通性理塵忝後或令讀為他文啓劄新作既能詩專攻於詩足以名世四十一歲遭論得鶴山先生以漢紀為古今

攷二十段前尹京靜齋先生在吾州與進壬子年二十六未見此文公乃得之謂回可續攷也今讀呂刑崔躡有感穆王命呂侯為司寇卿復曰甫侯其篇實曰呂命先言蚩尤苗民之亂稱唐堯為皇帝服虐以威四字加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時世治獄事貨賂不行有邦有土告爾祥刑謂用刑之道至今文王用之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造兩至也衆刑其入於五刑之辭辭簡孚信核則正之於五刑故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則不核不實可疑也以五罰者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於五罰之罪不應則以過失赦之也五過之疵恐有弊病惟官者或嘗同官位也惟反者或詐反囚辭也惟力者或內親用事也惟貨者或行貨枉法也惟來者或舊相往

來也此五者赦之病也近世人情關節之謂也其罪惟均謂故出脫人罪者以其罪罪之也五刑之疑有赦刑疑赦從罰也贖也五罰之疑有赦罰贖可疑免而放之也穆王明了如此墨疑赦罰百鍰六兩曰鍰昔鐵也戶關切劓疑赦罰倍百鍰劓則也疑赦罰五百鍰宮疑罰六百鍰大辟疑千鍰墨罰千劓五百宮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故曰五刑之屬三千刑罰世輕世重一句尤好

上刑下服下刑上服之辯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疏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

以重罪而從上服令服上罪也

或輕或重諸所罪罰

皆有權宜臨時斟酌○紫陽方氏曰初讀上兩句似難解今以回意一人犯一罪而法有輕重二條當從輕條一人之身犯二罪則如近世法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也此之謂重輕有權書服刑是真刑罰是贖刑互文言之總曰刑罰或曰刑或曰罰

明啓刑書不為刑辟

紫陽方氏曰穆王呂刑文妙如云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貌稽者五聽也而以天威警省之如云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回以意解刑罰所以懲過非好殺人病患公法人極畏之子跽后言何取佞口罔非在中兩平而已

差錯之辭在我精察孔傳非從惟從謂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回謂囚辭有差察而審有不可從亦有可從哀敬折獄哀而又敬折獄之道明啓刑書五刑之屬三千有其書矣明白開啓公共閱之相與之謂胥如卜之謂占此所以無冤民曰左傳救向謂不為刑辟乃因子產鑄刑書而言不當宣示百姓然古之象魏何為哉後世刑統法冊律令格式之書不可廢也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漢鞫劾之異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傳其斷刑文書上五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疏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之犯鞫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亦具上之使王知之或改上下

單辭兩辭

明清于單辭聽獄之兩辭鶴山集要義題曰單辭一人獨言兩辭一虛一實疏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紫陽方氏曰鶴山十二字妙疏十字亦好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疏典獄知其虛實受其貨而聽其詐者虛而理得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紫陽方氏曰周穆王之時已有獄官受貨致富之事穆王能察知之信賢君哉

呂命訓夏贖刑之辨

紫陽方氏曰呂侯為甫侯書傳不言其名即生甫及申不與我成甫之甫穆王命之為司寇而呂侯以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

刑之法或問夏殷周相繼今不訓殷刑而訓夏刑何也回攷之金作贖刑唐虞至夏皆然周公之法無贖刑何以知其無贖刑周禮職金掌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非贖刑乎回曰不然止於士而上不言公卿大夫下不言民士之所罰之金貨亦不明言贖罪故曰周公之法無贖刑也疏有云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治易故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夏以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大輕雖減之輕猶用殷之稍重之刑而未及乎夏之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此雖德化之極亦由刑重民不犯也呂侯斟酌時宜為穆王行夏贖刑之法即唐虞之法也周禮五刑之屬三千五百輕少重多五刑皆五百大辟死亦五百穆王五刑

之屬三千重少輕多宮罪減五百為三百大辟減五百為二百
墨劓乃各增五百此於周公之法頓輕矣而又實則行刑疑則
罰贖成王周公重於法無贖刑時也穆王呂侯輕其法創贖刑
亦時也孔子定書而存呂刑之篇

贖刑金鐵之辨

疏節文舜典之金作贖刑傳謂黃金其罰百鍰此言黃鐵古者
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古傳黃銅黃金皆今之銅
也古之贖刑悉皆用銅

五刑起何時漢文除肉刑近世配軍刺旗法

疏節文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起在何時漢文帝始除
肉刑刻額截鼻剔足割勢說文云額額也康成周禮注墨黥也

先刻其面以墨室之○紫陽方氏曰近世法笞杖徒流絞斬縣
止行笞杖知州以上行徒流法多易為配刺面曰配某州牢城
有牢城營以居之充兵強盜免死額刺免斬二字面刺雙旗大
軍刺手號以姓名禁廂軍刺額號以六點井市人喜文身稱為
刺繡迎神稱錦體社設肆為此一曰針筆匠

鞭作官刑隋廢鞭刑

疏節文書鞭作官刑用鞭久矣鶴山云周禮春秋傳皆有鞭周
禮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犇
是也子玉使鞭七人御侯鞭師曹三百隋造律方廢之官刑言
若官事不治則鞭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

扑作教刑官刑俱用

疏節文學記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注夏復也楚荆也二物可
以朴槿益稷云槿以記之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措朴則朴亦官
刑其實官亦當用朴重者鞭之輕者朴之漢用竹曰笞曰箠○
紫陽方氏曰鞭字從革古鞭當以革為之隋廢法不傳今人以
竹根為馬鞭亦可以箠人或亦用荆為之加以皮索近世士大
夫從駕新進士用絲鞭朴當從木如今笞杖字從竹實用木州
學置竹篋即用竹諸生犯罪從學夏楚是也訊杖用荆當兩腿
訊一百七十五是今用之笞杖五十七杖罪百單七皆荆條

古贖罪用銅唐復用銅

古今銀銅鐵總號為金爾雅黃金謂之湯白金謂之銀是黃金
白銀俱各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

矢鳧氏為鐘臬氏為量段氏為鑄桃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
鐵俱名為金鐵名色銅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為金但少其斤
兩與銅相敵漢贖死罪黃金三斤古贖死罪銅千錢六兩為
銅四百一十六斤恐未的後魏以金難得金一兩收絹十疋唐
律依古法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唐之
古之孔以錢為六兩計千錢為三百七十五斤如此則古六斤
兩今之二兩古
今稱不同別攷

宮淫刑漢除墨劓刑

伏生書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後人
被此罪未必為淫左傳昭五年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
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刑猶在○紫陽方氏曰漢武帝下司

馬遷蠶宮非漢武故酷蓋律有之減死也

隋開皇始除宮刑

隋以前及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女宮刑婦人猶閉於宮是次死之刑於四刑最重○紫陽方氏曰隋文帝除宮刑盛德事也因早死煬帝以無道失之古之闔宮取自然之閉塞者或以淫宮之則宮者使守宮亦不專為宦寺

原野市朝為三就甸師氏刑王之同族

書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孔傳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疏節文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是無隱也

孔用此為說以三就為原野市朝惟死罪當分三處行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馬鄭王三家皆以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聞於國人憇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行刑不當類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為一國語之文不通

古今攷卷之三十八

易卦刑法攷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 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紫陽方氏日記鶴山文集有云易卦多於有離處言刑獄今攷之具于后噬嗑亨震下離上利用獄豕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賁離下艮上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解坎下震上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豐離下震上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旅艮下離

古今攷

上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以上五卦有離惟中孚卦兌下巽上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無離卦然先儒謂中孚二陰在四陽之中乃一大離卦也亦奇矣哉

易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注否音不附伊川藍田

漢上朱文公四說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紫陽方氏曰王弼此注大繆不訓律字之義其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此三語未覺其謬其曰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此三語大謬矣否古之不字則可否之否或音鄙回謂失律即是不臧弼謂失律而臧何異於否讀作鄙此說不然焉有

失律而猶臧者其下文曰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者凶弼始訓律為令字不知指兵律兵令為人主之所出乎古法之所載乎否臧二字雙解不如只作不臧解也伊川謂律有二義出師不以義行師而無號令節制皆失律也今出師行師失律而雖善亦凶祖王弼意橫渠藍田俱謂初六柔賊不善用律讀否作不也漢上坎坤為律指內外二卦初六不正動則坤坎毀師失律之象律謂之法者度量權衡之法起於黃鍾之九寸黃鍾坎位也此說皆妙又引劉遵曰否字古之不字杜預曰否不也良是又一句失律者為不善尤佳失律則不臧也朱文公更簡當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引晁氏云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以律則吉不臧則凶八字妙可以破王弼之非

周禮大司寇

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注亂國篡殺叛逆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以明刑耻之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諸侯獄訟以邦典定之卿大夫獄訟以邦法斷之庶民獄訟以邦成弊之大軍旅泚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驛○紫陽方氏曰注圜土獄城也明刑書具其罪惡於大方板著其背束矢百箇兩劑音子隨反今券書三十斤曰鈞嘉石文

石也外朝門左肺石赤石也邦典六典邦法八法邦成八成

周禮小司寇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注國危謂有兵寇國遷謂徙都改邑立君無冢嫡選於庶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讀書則用法鄭司農云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注喪服傳命夫男子為大夫命婦大夫妻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大鄭注刑諸甸師氏禮記曰刑于隱者○以五聲聽獄訟一辭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聽五目聽注聽之義為觀觀其出言不直即詵觀其顏色不直即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即喘觀其聽聆不直即惑聽聆字生觀其眸子不直即眊然眸牟通用○以八辟麗邦法一曰

議親之辟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
賓注議親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議賢若庶吏有罪先請議貴
若墨綬有罪先請議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歟八辟之
辟注法也三刺一曰訊群臣二訊群吏三訊萬民注刺殺也三
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注
宥寬也民言殺殺之民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劓宮也○
大比登民數生齒注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人生齒而體備
男八月女七月○紫陽方氏曰三刺之法注刺為殺如此則凡
有可殺之罪先使群臣言之次使群吏言之又次使萬民言之
其曰聽民之所刺宥刺曰殺寬曰宥○決於萬民之口乎不至
於殺則減死上服劓墨下服劓宮○禮容有未可全信者

士師之職

士師之職掌五禁一宮禁二官禁三國禁四野禁五軍禁皆以
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注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
也古之禁盡亡矣今宮門有簿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
載下帷野有田律禪囂謹夜行之禁○五戒一曰誓用之于軍
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
曰憲用諸都鄙注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禁則
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掌士之八
成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一邦洵二邦
賊三邦謀四犯邦令五橋邦令六為邦盜七為邦備八為邦誣
注洵為酌酒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邦

賊為逆亂者邦謀為異國反間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橋邦令音矯詐稱以有為者○邦備讀為邦朋為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紫陽方氏曰周禮六卿猶後世之六尚書然後世六尚書在執政之下周官三公兼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或兼宗伯小宰中大夫二人其後世之六部侍郎乎又其次下大夫四人如士師云者其司寇則如後世之少卿乎後世九寺以大理卿為首真士師之官也柳下惠為士師蚺鼃為士師諸侯皆有此官周禮若果出於周公之筆恐天下無與天子為敵國者堂堂王國而著邦謀之篇防為異國反間者此乃春秋戰國以來有之故曰不敢全信周禮

司刑五刑之教比夏多五百

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司民六職無可摘書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注多不錄夏刑大辟二百鬻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變鬻改作刑○紫陽方氏曰此之五刑多夏五百穆王三千又多五百

司刺三刺三宥三赦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一刺訊群臣再刺訊群吏三刺訊萬民前小司寇已解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紫陽方氏曰康成注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讐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此注好其注宥寬也赦舍也亦好宥則寬而減等猶有劓剕宮赦則舍之放之而已此宥與赦之分也此以下司約至貉隸十二官不必摘

抄以上見周官司寇上

大小行人司儀掌客掌訝屬禮

大司寇下從布憲至伊耆氏二十五官多治鳥獸蟲蠹之職極多難字異字忽有大行人小行人司儀三官間其中愚意此當在春禮類中行夫環人亦然掌客亦然象胥通蠻夷之言在刑類是掌訝待賓客之至似又屬禮掌察掌貨賄至都士五官關

初學記刑罰攷

春秋元命苞曰刑者側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水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為罟守刀罟為罟謂之為言內也陷於害也註曰井飲人則人樂之不巳則自陷於川故加刀謂之刑欲人謹謹以全命也罟以刀守之則不動矣今作罟用寸寸

丈尺也納以繩墨之事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

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耻之見尚書大傳故白虎通曰衍

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中犯劓者赭其衣犯髡

者以其墨幪其髡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一云以畫跪當黥草纓當劓以履扉

膚曰刑畫衣冠異章服後世嚴刑而人不禁故大刑用甲兵其

次用斧鉞中刑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見國語故尚書呂

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五刑者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五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

官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曰功糾力二曰軍刑

四曰官刑上能糾暴鄭注糾謂察異也至秦用商鞅又設連坐之法造

參夷之誅加肉刑大辟者有鑿顛抽脅鑊烹之法見漢書蓋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伯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見百範世要論

初學記囚攷

風俗通曰囚適也言詞窮情得以罪誅適也禮罪人置諸圜土故囚字為口中人此其象也尚書曰囚奴正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詩在泮獻囚周官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鄭玄注云囚拘也此其事也

初學記獄攷

釋名曰獄確也言實確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拘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墻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言領

錄囚徒禁禦也案急就章咎繇始造獄後代因之風俗通云夏曰夏室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是也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又狴牢也亦獄別名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繫之又詩宜狴宜獄韓獪傳云鄉事之繫曰狴朝廷曰獄則其事也

漢刑法志攷一國語大刑用兵甲班固志兼論軍與刑

紫陽方氏曰國語大刑用甲兵其次斧鉞至鞭朴班固漢書刑法志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師古曰古凶軍賔嘉因天討而作五刑今先書舜典五刑一字之始而後書班固及他說流宥五刑此舜典五刑二字之始也次命臯陶汝作士五刑有服孔注

始口五刑墨劓剕宮大辟班所謂五刑不同漢書注不同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斬刑也○中刑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鋸刑也○其次用鑕鑿韋昭曰鑕音子端反鑿音類也鑿黥刑也師音古鑕鑕去其髓骨也鑕音子端反髓音類忍反薄刑鞭朴師古曰朴杖也音普卜反本書未明○大者陳諸原野師古曰謂征討主殺也○小者致之市朝應邵曰大夫以下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右五刑二字別更有不同見後

漢刑法志攷二班固論五禮五刑

西漢刑法志班固文之佳者呂東萊美史記而疵漢書今節刑法志書此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反德

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紫陽方氏曰此文甚佳有大刑用甲兵一句故班固此以下論古今用兵自黃帝涿鹿之戰始次論殷周以兵定天下與大司馬六軍井田百里之制至秦漢自厲軍法

漢刑法志攷三輕典中典重典

周禮是班史舛誤周禮大司寇刑新國用輕典注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刑平國用中典注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刑亂國用重典注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以其化惡伐滅之班固刑法注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

古曰新闢地立君之國其民未習於教故用輕法二曰刑平邦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三曰刑亂邦用重典師古曰篡弒叛逆之國化惡難制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以上大司寇職也○紫陽方氏曰顏師古注三典與鄭康成注俱同其語而微添班固不避高祖諱何也班固下文不論新邦輕典論中典重典可疑今錄于後辨之

班固志五刑墨罰五百劓罰五百宮罰五百剕罰五百殺罰五

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類注不書凡殺人者踏諸市禮皮

北反漢書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剕者使守圜

髡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舂稿漢書如此寫音

周禮作橐凡有爵者與七十者未齒者皆不為奴○紫陽方氏

曰此班固節周禮司刑掌戮司厲之文書之何以謂之刑平邦用中典何以不諱邦字此五刑各五百共二千五百殺罪亦至於此是五百完者使守積一句周禮注鄭司農云髡當作完鄭康成云五刑之中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為翦其類髡頭而已如此則墨劓宮剕殺為五刑而王之同族以髡代宮若別有完者居作之役則是六刑也古書難攷未可忽

班固志周道既衰穆王老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語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鬻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意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紫陽方氏曰四讀此全不聽班固之說穆王之刑其章多於周公五百章衍二千五百為二千多固多矣然

大辟減五百為二百宮罰減五百為三百呂刑刑注足刑班改
作贖師古注云膝頭骨何不同也減大辟三百宮三百而墨劓
各增五百似多何謂之用重典班固之說前此未有人疑而難
之回敢以是請教於博古者

漢刑法志攷四叔向非子產鑄刑書三辟之興皆叔

世

刑法志春秋之時工道寔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師
注鑄刑法於鼎晉叔向非之曰遠其書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
事在昭昭元年刑辟邦國但周禮三典五刑以詔懼民之有爭心也云云知民
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微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
夏有亂政而作呂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卓昭注謂正刑五三辟之興皆叔世今吾子相鄭國制爰辟鑄

刑書孟康注謂夏殷周亂政所制三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紫陽方氏曰苟如左氏班史所書則後世刑統法冊其原於子
產乎鑄刑書於鼎自子產始也然胤征有政典曰先時者殺無
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注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
之治典叔向之言未必皆然

附晁公武說

晁公武讀書志第八卷刑法類其論刑統有曰古者議事以制
使民不知所爭也後世鑄刑書使民知所避也雖若不同所以
為民之意則一然議事以制若委重於人鑄刑書者委重於法
委重於人則上之人將輕重由心以虐其下委重於法則下

之人將徵於書以慢其上其為失也亦均要之以人行法不使偏重始為得耳

漢刑法志攷五

班史刑法志書子產鑄刑書孔子傷之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回切意論語此二章未必因子產刑書而發班孟堅讀書乃如此合湊立論耶又謂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皆恐未然

漢刑法志攷六

申商

戰國申子商鞅之刑

鑊烹之刑始

後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設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師古注鼎大而無足曰鑊以烹人也史記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老子傳附老萊子次莊子傳次申不害傳次韓非傳商君列傳第八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注京今河南縣故鄭

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術名即刑用為相十五年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同上注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韓昭侯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

名著書三篇號曰申子裴駘注按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二篇中書六篇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商鞅者衛之庶孽諸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姬姓也

西入秦因寵人景監求見孝公為左庶長變法令民為什伍注家為保十而相收司連坐一家有罪九家若不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腰斬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降敵同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駟率受上音准爵私闢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築冀闕宮庭於咸陽自雍徙都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縣為田開阡陌平斗桶鄭玄音勇今之斛權衡丈尺行之封於商十五邑號商君相秦十年孝公卒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亡至關下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弗受復走商邑發兵反秦攻商君殺之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漢書藝文志商君二十九篇申子六篇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前有李子十三篇名惺相魏文侯初著律者後有處子九篇史記云趙有處子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韓子五十

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游樣子一篇聶錯三十一篇燕王事十篇不知作者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紫陽方氏曰申子之書今亡晁公武讀書志亦無之商君二十九篇公武謂亡三篇今作五卷行世太史公商君傳贊謂其天資刻薄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隱未嘗見開塞真書妄撰江脚云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惟晁公武讀書志謂商君之書司馬貞未嘗見之妄為之說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晁公武斷謂鞅之術無他恃恃告姦而止耳故具法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

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回讀裴駟所引劉向新序論商鞅所變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有刑全篇俱注索隱史記妄撰開塞二字之義則其他之妄亦可知矣。○回按索隱號小司馬其名曰司馬貞注史記曰引顏師古漢書注檢唐書顏師古孔穎達居儒學傳之首隋大儒唐高祖太宗用之皆有功斯文無司馬貞傳則其人不顯可知未嘗一見商子妄撰已語解政化開塞晁公武取商子中所言開塞以闡之快哉快哉又曰太史公謂申韓之學本於黃老故先傳老子莊子而以申韓同一卷索隱注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洗刷無私而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者。回謂此一句頗不然太史公說

然下文乃曰今按韓非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學黃老之學也。回謂此說乃以太史公為是黃帝之書回不能攷惟晁公武有云韓非子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二篇故太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老子之書有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皆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為非歟。回謂連坐參夷鑿顛抽脅鑿烹之刑始於申不害商鞅紂焚炙忠良剗剔孕婦未聞以鑊煮殺人項羽烹周苛蒯通解衣趨烹劉項之慘毒如此哉乃始於申商

周顛王十年壬戌商君變法

東萊大事記周顯王七年己未秦獻公薨子孝公立攷本紀通鑑孝公生二十一年矣顯王八年庚申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公孫鞅聞孝公令下乃西入秦因嬖人景監正義曰以求見三見孝公善之而未用復見與語孝公不自知周人也膝之前也 顯王十年壬戌東萊書公孫鞅變法解題曰法始於伏羲而備於周雖其間有詳有畧要之皆本於伏羲也法變於秦而極於五代雖其間有革有因要之不能大異於秦也學者苟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與商鞅變法之令並觀之大畧可觀矣細注變法回已書不再書○紫陽方氏曰商君變法之年在周顯十年壬戌秦孝公即位四年矣二年十五秦二世三年甲午秦亡其法行一百五十三年而約法三

車之漢興

東萊辨通鑑書商鞅變法未然

腰斬亦始於秦

大事記小字經曰商君傳變法之令已書於通鑑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姦者腰斬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為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皆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二字皆當以本傳為正家次如漢陽夏侯嬰北第第一之類○紫陽方氏曰溫公三削皆非讀書當如東萊仔細可也腰斬之刑古無之亦始於秦非始於商鞅

商子來民篇誘三晉人耕於內○秦人應敵於外

東萊大事記書商子來民篇曰秦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
處三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隣者三晉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實
參居而并處土不足以生其民而民不西者秦民務苦而復爵
重也今諸侯之士來歸者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無知軍事即
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以故秦人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有
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文妙此富强兩成之効也鞅富强
耕種之術畧見於此杜氏通典曰商鞅誘三晉人利其田宅無
知兵事而務本於內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而使秦人應敵於外
紫陽方氏曰商鞅之術如杜佑之言誘三晉人利其田宅無知
兵事其約許之三世雖則云然乃後閻左之成起無問秦人三
晉人與天下之民皆惟荼毒强秦者商鞅也亡秦者亦商鞅也

因是有感宋人有丁未錄謂治平四年丁未王安石用事變法
至靖康二年建炎元年丁未徽欽北狩康王南渡之難王安石
亦一商鞅也引其徒群小人傳法護法元祐司馬公天若祚宋
之言不讐甲子一周而宇宙分裂生靈死者億億萬德祐丙子
之亡非王安石為之禍根乎商鞅之為患自周顯王十年壬戌
至高祖之興乙未凡一百五十四年而法不盡革王安石之為
患自治平四年丁未至德祐二年至元十三年丙子凡二百一
十年而安石之患未已也嗚呼

商子定分篇秦置法官

東萊大事記秦置法官按商子定分篇為置法令官有遷徙物
故使吏民學讀法令知法令所謂者為之有敢剽定法令損益

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間有明法令者於主法令之
官各以其所欲問之法官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以左券予
吏之明法令者主法令之官謹藏其左券木押以室藏之封於
法令之長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
殿中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丞相置一
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故天下之民無不知法者方
孝公之時未為天子亦未置丞相蓋秦人以秦法補之然法官
之置出於鞅則無疑也○紫陽方氏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程氏此語萬世龜鑑恐亦為王安石而發
商鞅之法秦人緣飾所置法官乃後世大理寺官之比提刑司
者有檢法官州郡置司法官吏員有法司所掌刑統及律令格

式之類

漢刑法志攷七秦始皇之刑

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
文墨畫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始
省讀文書曰以度田謂日縣石之一此一句奇妙不久而姦邪並
生赭衣塞路圜圜成市天下愁怨起而叛之

漢刑法志攷八漢興高惠蕭曹之刑

漢興高祖約法三章蕭何作律前已備書班固曰當孝惠高后
時百姓新免毒螫人欲長幼養老蕭何曹參為相鎮以無為從
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然及後有曰漢興
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

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杖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紫陽方氏曰攷此令曰二字則是如後世法冊著為令也又專有妖言令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嗚呼榮利於家人所霑幾何而一跌至此申商創參夷之法痛哉

漢刑法志攷八漢文斷獄四百

孝文即位躬脩玄默將相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凡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免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紫陽方氏曰周顯王十年壬戌商鞅

變法殺人無筭至漢文即位壬戌一百八十一年躬脩玄默一年斷死刑止四百仁不仁之分如此

漢刑法志攷九淳于女緹縈上書

孝文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無男有五女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少女緹縈隨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之欲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除肉刑○紫陽方氏曰仁矣哉漢文帝也後世有一女子可以上書動萬乘乎

漢刑法志攷十漢文除肉刑制詔

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獄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刑而姦左右趾各一也而不止其咎安在母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深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讀曰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飢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迺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迺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其具為令

○紫陽方氏曰此詔溫厚惻怛孝文帝仁矣哉然呂后時已除三族法而文帝復施之於新垣平何也孝文時已無官刑而武帝復施之司馬遷何也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增律九章文帝之

世何為尚有肉刑三雖實首謀黥刑有以易之孝文必深思熟慮有定說矣

漢刑法志攷十一張倉馮敬奏答刑棄市刑

臣謹議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宥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斷左右趾代剕令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髡也此當言髡者完也○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財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籍答罪者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趾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

受財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財盜物贓汙之身故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也今流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復有笞罪亦云復有籍笞罪皆後人妄加耳舊本無之○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連坐律令應邵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並坐其家豈今除此律漢書刑法志辭微不同書為孝文十二年書議者為左右丞相周勃陳平而下文有云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其下文又云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智而猶有過刑繆論如此惑之甚也○紫陽方氏曰相坐之法參夷之誅班固書始於申不

害商鞅高帝約法三章已除此法豈蕭何所增律復有此乎文帝首除收孥相坐律令而新垣平之三族平勃不爭何也此誠文帝之一失也

漢刑法志攷十二

史記文帝紀二年正月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先約後止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漢書此詔在文帝紀二年五月相約結無結字無知抵死比拒字為勝師古注抵觸也至○紫陽方氏曰朝

有進善之旌應邵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如淳曰欲有進善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邵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之也索隱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韋昭云慮政有缺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官外墻梁頭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三歲免為庶人隸臣妾免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並免為庶人云云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率多死○紫陽方氏曰當完者完為城旦舂本作宅是臣瓚謂當髡者完非也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準斬右趾固是傷面斷足笞三百笞五百必無全人笞可一百

重法亦有死者豈可至三百五百乎當斬右趾棄市斬右趾未必死而棄市者死刑也失太重也殺人自首枉法受贓主守自盜三罪不至於死而又犯笞罪則亦棄市亦太重也景帝改減笞數始輕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之法陳迹固不足辨史記八書無刑書除肉刑書在文帝紀十三年五月數字不同不書城旦舂以下注中索隱引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如此則漢又易黥劓斬止三刑而不易宮刑攷之詔文似恐不然

漢刑法志攷十三除收孥諸相坐律

史記文帝紀元年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衛

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
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
相坐相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上曰朕聞法正
則民慙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
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
四柱木是鄭玄注禮云一縱一橫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名桓陳
附周文英暨嗣君詩序二章

泰定甲子佐監官幕侍知州中全方公實紫陽虛谷先生
冢子荷授先生抄類晦庵朱文公文集洎續鶴山魏文靖
公古今攷三十八卷歸吳休暇中得竟披閱成類語四十
韻敬書于后天曆屠維大荒落孟冬東吳後學紫葦子周

文英拜手謹識

三五道遼邈喪弊餘微踪蒼姬景運新文武揚仁風禮樂興人
心仁義孚天工綏麟縱將聖正始開顓蒙日月並照曜岱嶽同
尊崇永永千萬年人極光明中春秋季紛華鄒魯聲相從七篇
著仁義金玉音和同痛哉直疑百千百開西東以愚黔黎塗
閑道育聾獨存博士書為我專明聰固強通自賊短促旋罹凶
炎劉先入關約法名徒工不能屏酷孽克復周道隆鄙我蕭張
儔圖籍收惚控無人拯全經併入楚炬紅至今堯舜謨學者虧
完功忠良皓首悲暴露赤子恫庶幾漢唐下理亂多宬隆薄海
中神州離合分衡從反復畔車書頃刻連兵戎異端競喧囂竺
老爭豪雄斯道不終否有此昌黎翁扶顛力攘斥尋緒勤彌縫

絲延道脉長舒慘時春冬身假雜王伯鮮克成始終偉哉炎沛
昌際會瞻昂顛春陵太極原河洛時中庸性理啓天彝誠敬臨
民衷士風伊濟濟聲教幾雍雍戢舒荆徒新法森芒鋒經傳
僻異立春秋破碎攻靖康德祐禍端由是秧種始糝秦政淫終
紐荆法逢征輸困苛虐生庶終疲瘡於昭斐斯文紫陽瞻遵峰
鶴山爰虛谷氣槩相廟穹攷古以及今琬琰傳無窮洙泗濂洛
源關漢徽川宗由水地中行天地同流通

文英子南序

泰定甲子先君文英任監官州幙職時知州方公存心乃虛谷
先生冢子也間嘗論易蓋以先君深嗜易學者也每以魏文靖
公十七家易集義為言謂辭變象占乃易綱領而繇彖文象之

辭畫爻位虛之別至反飛伏之說乘承比應之例一有不知則
義理缺焉文靖公仲子靜齋先生知徽州時嘗以集義與九經
要義同刊于紫陽書院墨本則藏于虛谷家南於侍旁猶及見
之今亦已矣又以漢高之時去古未遠可復三代之舊惜乎一
時君臣不足以知此遂使古制益不可攷故即遷史本紀所載
論其得失考禮樂制度名數作古今攷及著皇極經世書攷書
成而皆未脫藁其未備者則虛谷先生續之知州悉出三藁以
示先君嘆曰當宋之季真魏之學大鳴於南北讀書記乃義理
之本根九經要義乃典故之淵藪誠學者所由入之門也今又
得觀此二書則知文靖公之學寔真切之學也豈習於簡陋者
可窺測哉遂親校讐其故藁俾能書者謄寫二本擇措正者歸

於知州圖壽諸梓以次本藏于家後十年知州來吳則知其所藏者皆燬于火又十年先君亦奄棄二書卒未能板行丙申兵興南家所留經世書攷亦失之僅有存者古今攷耳竊嘗攷之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建寧蒲城人鶴山先生魏文靖公邛州蒲江人天下謂之真魏同生淳熙五年戊戌同登慶元五年己未進士第同顯於朝文靖公以權工部侍郎坐言事忤時相謫靖州囚繫閒僻日從經史精研極討卧五溪窮處踰七年類聚成編遂傳於時然不如是則後世烏得是書而讀之耶噫聖如孔子天不使之居周公位大儒如濂洛諸賢天亦不使之得行道於一時而使之立言於萬世其有以哉南晚生學踈材下而力有所不逮未能卒成先君之志姑以古今攷與世同志者抄寫數十本以廣其傳云至正二十年庚子十一月甲寅後學周南拜手謹書於卷末

